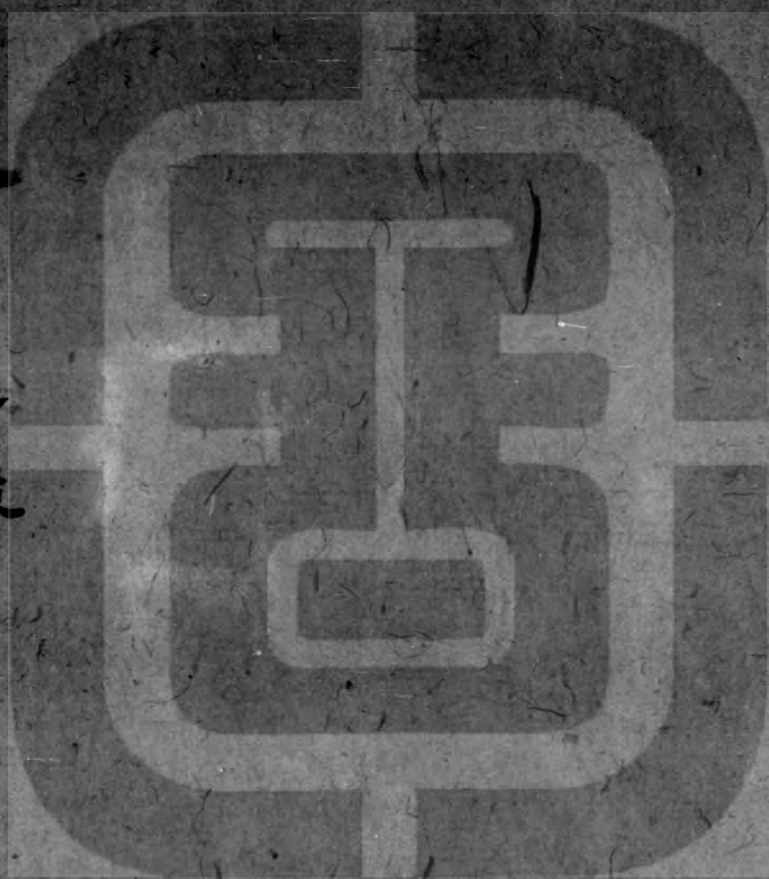


昭
明
文
選
般



文選卷第三十一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雜擬下

袁陽源効白馬篇一首

効古一首

劉休玄擬古二首

王僧達和琅邪王休古一首

鮑明遠擬古三首

學劉公幹體一首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

范彦龍効古一首

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

効曹子建樂府白馬篇一首五言

袁陽源孫巖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人少好屬文彭城王起為祭酒後遷至左

衛率府勅當行

劔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史記曰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

陵秦地天下樞八方湊才賢戰國策范子見秦王曰今韓

也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荆魏多壯士宛洛富少年

呂氏春秋客有語周昭文君曰魏氏人張儀意氣深自負

肯事郡邑權謝承後漢書曰楊喬曰侯生為意氣矧頸漢

固漢書游俠傳贊曰郡國豪傑處處各有又籍籍關外來

車徒傾國籍籍關外來

記注曰鄜市物邸舍五侯競書幣羣公亟為言漢書曰樓

為京兆史王氏五侯兄弟爭名護盡入其門咸得懽心五

戰國策秦王謂趙使涼毅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

言則受書幣漢書曰郭解河內軹人自喜為俠及徙豪茂

陵衛將軍此其家不貧解徙諸公送出者千餘義分明於

霜信行直如弦義分則分義也孫卿子曰禮樂則脩分義則明仲長子昌言曰潔若清冰嚴若秋霜

應劭風俗通曰順帝之求京師論交歡池陽下留宴汾陰

西漢書曰郭解入關中賢豪爭交歡又曰左馮翊有池陽也西音先協韻

也一朝許人諾何能坐相捐諾者必然許之辭也老子曰輕

影節去函谷投珮出甘泉公羊傳曰曹子標劍而去之劉

切也莊子曰心若懸於天地之 曉此務遠圖心為四海懸

間郭象曰所希也但營身意遂豈校耳目前

金者高而闢也身意之是非失當年之至樂不得自肆於一時聲類

良有聞古來壯知然漢書曰楚國仲以俠聞傳暢晉諸

身意之是非失當年之至樂不得自肆於一時聲類俠烈

日遂從意也稽康養生論曰嗜好常在耳目之前也俠烈

效古一首五言 袁陽源

訊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故造游問也漢書曰司馬長卿昔

隸李將軍十載事西戎將軍李廣也西戎匈奴也毛詩結

車高闕下極望見雲中莊子曰車軌結於千里之外高誘

軍衛青至高闕臣瓚注曰山名也四面各千里從橫起

發曰極望成林漢書有雲中郡秦置也四面各千里從橫起

嚴風陸機從軍行曰寒燠豈如節霜雨多異同燠煖也

夕寐北河陰夢還甘泉宮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

日勤役未云已壯年徒為空廼知古時人所以悲轉蓬曹

陰雜詩曰轉蓬離本根飄飄隨 擬古二首五言

劉休玄沈約宋書曰南平撥王鏐字休玄文帝

為中軍將軍世祖入討歸世祖進
侍中司空後以藥內食中毒殺之

擬行行重行行

眇眇陵長道遙遙行遠之楚辭曰路眇眇也左氏傳童謠曰遠哉

遙迴車背京里揮手從此辭古詩曰迴車駕言邁劉越石

曰揮奮也蘇武詩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曹植曹仲雍

曰去去從此辭蕩魂寒蠶翔水曲秋兔依山基淮南子曰兔走歸窟寒蠶

安歸寒蠶翔水曲秋兔依山基淮南子曰兔走歸窟寒蠶

寒蠶水鳥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魏文秋胡行曰朝與

哀猶愛也日夕涼風起對酒長相思李陵贈蘇武詩曰遠望

南調憂委子衿詩古樂府江南辭曰悠悠我心採蓮

燈晦坐見輕紈緇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淡容不可

幽鏡難復治曹植七哀詩曰膏沐願垂薄暮景照妾桑榆

時陸機塘上行曰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日在桑榆以

擬明月何皎皎

落宿半遙城浮雲謁層闕鄭玄詩箋玉宇來清風羅帳延

秋月曹植芙蓉賦曰退潤玉宇進文帝庭羅帳來清風也相

皎照我羅林惟皎結思想伊人沈憂懷明發毛詩曰所謂伊

武毅發沈憂結毛誰為客行久屢見流芳歇潘岳悼亡詩

歌而君是越河廣川無梁山高路難越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秦嘉

斯亦難矣

和琅邪王依古一首五言

王僧達

少年好馳俠旅官遊關源既踐終古跡聊訊興亡言

楚辭曰長

無絕兮終古訊與信通易乾

隆周為數澤皇漢成山樊

揚雄河東賦曰朕隆周之大寧喻蜀父老曰羅者猶視手

憂則休乎山樊者也久沒離宮地安識壽陵園

般以相燭張晏漢書注曰景帝作壽陵也又元帝詔曰徙民以奉園陵仲秋邊風起孤蓬卷

霜根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顯軌莫殊轍幽塗豈異魂

郭象莊子注曰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廣雅曰軌聖賢良

已矣抱命復何怨必相至之理不可以聖哲之人知有終之命

我近不知命也

擬古三首 五言

鮑明遠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

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

帶佩雙鞬象弧插彫服

搜神記曰魏志曰董卓有武力雙

謂之鞬毛詩曰四牡翼翼象弭魚服鄭玄曰弭弓所以盛弓

者以象骨為之服獸肥春草短飛鞞越平陸

草淺獸肥埋蒼曰鞞馬勒鞞朝遊鴈門上暮還樓煩宿

孫子曰平陸平處鞞口送切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

曰鴈門郡關子白宋景公使工

曰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圈之臺援弓東面而射

于石梁帝王世紀曰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

崔拜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拜引弓射之誤漢中右目拜抑首而煙終身不忘故拜之善射至今稱之

虜方未知邊城屢翻覆留我一白羽將以分虎竹白羽矢名國語

曰吳素甲白羽之矰翟之如茶漢舊儀曰郡國銅虎符三竹使符五也

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魯客假言揚子法言載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可量也李軌曰

金印也司馬彪上林賦注曰襲服也毛詩曰素衣朱襮毛萇曰丹朱中衣也既荷主人恩又蒙

令尹顧漢書注曰諸侯之王仲宣公讌詩曰顧我賢主人臣瓚

日晏罷朝歸鞍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

人所欲道德亦何懼論語曰富與貴是人處之所南國有儒

生迷方獨淪誤儒生自謂也漢書叔孫通曰弟子儒生隨

方於禮未虧孔安國尚書伐木青江湄設置守竈兔曰坎

傳曰誤謬也沈淪謬誤也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弱冠

參多士飛步遊秦宮華覈與薛瑩詩曰存者側覩君子論

預見古人風魏志太祖謂毛玠兩說窮舌端五車推筆鋒

兩說謂魯連說新垣衍及平原君尊秦昭王為帝秦必罷兵

王使新垣衍入邯鄲說平原君尊秦昭王為帝秦必罷兵

去魯連聞之乃責垣衍新垣衍請出不敢言帝秦秦將聞

之却五十里又曰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

以射聊城中燕將得書自殺韓詩外傳曰惠施其書五車道

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莊子曰惠施其書五車道

也踏駁羞當白璧貶恥受聊城功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

莊子以為相莊子不許史記田單屠聊城晚節從世務乘障遠和戎鄒陽上書至其晚節末路漢書曰嚴安上書言

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解佩襲犀渠卷裘奉盧弓國語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錫晉文侯盧弓十始願力不及安知今所終左氏傳周子及此莊子曰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司馬彪曰誰知禍之所終者也

學劉公幹體一首

五言

鮑明遠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

范曄後漢書蔡琰詩曰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楚辭曰增冰

峨峨飛雪千里又曰北有寒山

集君瑤臺裏飛舞兩楹前

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鄭玄禮記注曰兩楹之間人君聽治正坐之處

茲辰自為美當避豔

陽年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

豔陽桃李節皎潔不成妍

呂氏春秋曰仲春之月桃

李華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

五言

鮑明遠

西出登雀臺東下望雲關

鄴中記曰鄴城西立臺名銅雀臺劉歆甘泉賦曰雲關蔚之

巖巖衆星接之體體

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駿

王逸楚辭注曰層重也蔡邕述征賦曰皇

家赫而天居漢書曰天子不敢絕馳道應劭

璇題納行月西京賦曰珍臺間館璇題玉英

築山擬蓬壺

穿池類溟渤

蓬壺二海名選色遍齊代徵聲而却越齊代

陳鐘陪夕讌笙歌待明發

魏文帝東門行曰朝遊高

臺觀夕宴華池陰儀禮曰歌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歇

子列

魚麗笙由庚明發已見上文

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歇

西門子謂東郭先生曰此宮子年

蟻壤漏山河絲淚毀金

骨傳玄口銘曰勿謂不然變出無聞 儀孔潰河溜穴傾山

下如絲之淚而今金骨為之傷毀也張叔及論曰煩竟器惡

含蒲歌物忌厚生沒家語曰孔子問於魯相公之廟有歌

對曰此蓋為有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敬中

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

惡有滿而不覆者哉老子曰覆人之生之厚動皆之死地

十有三夫何故以智哉衆多士服理辨昭昧於仲尼曰未

其生之厚也夫子曰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

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昔之昭然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

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

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

効古一首 五言

范彦龍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見上文已風斷陰山樹霧失交

河城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陰山草木茂盛又曰車朝馳

左賢陣夜薄休屠營漢書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

騎出龍西得人昔事前軍幕今逐嫖姚兵漢書匈奴將軍

屠祭天金人數自請善騎射焉從大將軍受詔予壯士以為嫖姚校尉

失道刑既重遲留法未輕漢書曰李廣失道或失道右將軍食其合

失道狀實曰按尉無罪乃我者自塞八道引刀自剄又曰宣

帝命虎牙將軍田順出五原虜去塞八道引刀自剄又曰宣

漢道日休明天太子班固漢書文紀述曰登我漢道左氏傳

王孫蒲曰德

雜體詩三十首五言同河雜體詩序曰關西郡下既三

十首詩象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權

江文通

古離別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其邊塞故曰關以黃雲蔽千里

遊子何時還黃雲已見謝靈運擬鄴中詩曰浮雲蔽

亦兼用其文故各自引文而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張

為之證其無文者乃他說陽雜詩曰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不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

居空令蕙草殘告詩曰香風難久君在天一涯妾身長別離古詩曰各在

別與君生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

夷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爾雅曰女蘿施於松栢淮南子曰夫

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性也曹植

李都尉

陵

樽酒送征人踟躕在親宴蘇武詩曰我有一日暮浮雲滋

握手淚如霰悠悠清川水嘉魴得所薦言魚處水而離鄉歎

魚之不若也毛詩曰河而我在萬里結髮不相見古詩曰

水悠悠釋名曰薦藉也而我在萬里結髮不相見古詩曰

餘里蘇武詩曰結髮不相見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燕相子新論

為夫妻恩愛兩不疑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燕相子新論

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諭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

同與此

班婕妤 詠扇

紈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

班婕妤怨詩曰新製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圓似

明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

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有女字弄玉

好之公遂以妻焉一旦皆隨鳳皇飛去楚辭曰駕鸞鳳而土游

彩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

竊愁涼風至吹我玉階樹

班婕妤怨詩曰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又自傷賦曰華殿塵

步玉階苔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

班婕妤怨詩曰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魏文帝 遊宴

曹丕

置酒坐飛閣逍遙臨華池

曹子建詩曰置酒高殿上西都賓曰脩途飛閣魏文帝東門行

曰朝游高臺側夕宴華池陰

神風自遠至左右芙蓉披

曹子建公謙詩曰神風接丹轂

魏文帝詩曰蘭芷生兮芙蓉披綠竹夾清水秋蘭被幽崖

枚乘兔園賦曰脩竹檀欒夾池

水旋兔園曹植公謙詩曰月出照園中冠佩相追隨

秋蘭被長坂朱華冒淥池客從南楚來為我吹參差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楚辭曰望

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淵魚猶伏浦聽者未云疲

淵魚鱣魚也韓詩外傳曰昔伯

牙鼓琴而淵魚出聽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為

陸機今日良宴會詩曰高談一何綺孫卿

謂曰小儒者肅肅廣殿陰雀聲愁北林

莊子曰至陰肅肅眾賓還

城邑何以慰吾心曹子建名都篇曰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李陵詩曰何以慰我心

陳思王 贈友

曹植

君王禮英賢不恡千金璧

孔安國尚書傳曰恡惜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

百鎰白璧一雙莊子曰趨雙闕指馳道夾宮羅第宅

詩古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曰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馳道已見上文傳玄西從容

水井臺清池映華薄鄴中記曰銅雀臺北則水井臺陸機

薄涼風盪芳氣碧樹先秋落論衡曰物至秋朝與佳人期

日夕望青閣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寒裳

摘明珠徒倚拾蕙若毛詩曰褰裳涉溱洛神賦曰或采明

摘蕙草楚辭曰眷我二三子辭義麗金履曹子建贈丁儀

子揚雄解朝曰昔人之辭乃玉乃金王仲宣延陵輕寶劍

季布重然諾延陵也見上漢書曰季布楚人也楚諺曰得

然諾者為處富不忘貧有道在葵藿既貴不忘贈張華詩曰

存無莊子東郭子問於莊子曰無以肉為食資取笑葵與藿

劉文學感遇

楨

蒼蒼山中桂團圓霜露色言桂霜露而色不渝身經夷

瑟瑟谷中風曰亭亭山上松霜露一何緊桂枝生自直劉植贈徐幹詩

松枝一何勁廣橘柚在南國因君為羽翼須君翼乃為貴

也楚辭曰后皇嘉樹橘柚來服受命不遷生謬蒙聖主私託

南國古詩曰人儻欲我知因君為羽翼謬蒙聖主私託

身文墨職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恩鄭玄禮記注曰私之

散丹采既已過敢不自彫飾古詩曰橘柚垂華實乃在深

飾華月照方池列坐金殿側古歌辭曰上樽微臣固受賜鴻

恩良未測曹植天地篇曰復為時所拘羈縲作微臣東賦曰洪恩素畜人心同結

伊昔值世亂秣馬辭帝京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既傷蔓

王侍中懷德

粲

草別方知杖杜情不下詩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

會焉毛詩曰有杖杜其葉傷悲嶠函復丘墟冀闕緬縱橫嶠

嶠谷及函谷也呂氏春秋燭過曰吳倚棹汎涇渭日暮山

河清方言曰棹謂之蟋蟀依桑野嚴風吹若莖毛詩曰八

月在字鄭玄曰謂蟋蟀毛詩曰若木晚矣鶴鶴在幽草客子

淚已零鶴鶴在幽草謂鶴鳴于垤鶴亦水鳥故連言之王

有芄者狐去鄉三十載幸遭天下平楚辭曰去鄉離家來

場曰去鄉三十載禮賢主降嘉賞金貂服玄纓賢主魏太

為侍中故云職尉繚子曰天子玄冠玄纓也侍宴出河

曲飛蓋遊鄴城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遊北道朝露

竟幾何忽如水上萍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楚

注曰自北嶺隨水君子篤惠義柯葉終不傾新語曰君子

記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福履既所綏千載

垂令名王粲公宴詩曰古人有遺言君子福

嵇中散 言志 康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世塵嵇康幽憤詩曰恃愛肆姐不訓

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左太冲詠史詩曰靈鳳振羽儀

戢景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莊子老子歎曰吾

為鳳居積石千里河海出下鳳皇居上天為生樹名瓊枝

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為實周易曰鴻漸于陸其

羽可用為儀阮籍詩曰朝食琅玕實夕宿丹山際衡山記

處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安莊子曰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

又曰所謂懸解也又曰欲勉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

所以多養德也故辭周易曰多事壽則多辱是以三者非曠哉字

宙惠雲羅更四陳與所極覆也鸚鵡賦曰冠雲霓而張羅

哲人貴識義大雅明庇身毛詩太雅曰既明且哲以守其禮

禮也庇莊生悟無為老氏守其真莊子曰夫虛靜活淡寂

道德之至也老子曰見素抱樸河上天下皆得一名實久

相賓得迷子以昔為天下正莊子堯讓許由以天下許由曰而

我猶代之賓也吾將為名乎名咸池容身者鍾鼓或愁辛樂動

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嚮

不取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柳惠善直道孫登庶矣

人柳下惠已見嵇康幽憤詩寫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論語

張問行子張書諸紳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信

阮步兵

詠懷

籍

青鳥海上遊鸞斯蒿下飛阮籍詠懷詩曰誰云不可知青

人好青者朝至海上而從青遊青至者前後數百其父曰聞

不下莊子曰北溟有魚化為鳥其子明且至海上羣青翔而

南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與鸞鳩笑之我決起而飛

擔揄枋時則不至控地而巳奚以之九萬里而圖南為北

之曰被且奚適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翔蓬蒿之

鸞斯鸞也鸞鳩小鳥毛長詩傳曰沈浮不相宜羽翼各有歸

曹子建七哀詩曰沉浮各異世既籍詠懷詩曰鷲飄飄可

斯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不識宏羽翼不相宜飄飄可

終年沉瀆安是非阮籍詩曰道遙可終生又曰蕩漾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

石誰能測幽微阮籍清思賦曰女娃榮於東海之濱而翻

名精衛赤帝之女姓西山之傍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

不反化為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而死

秋月照簾櫳懸光入丹墀張華情詩曰清風動惟簾晨月

堦丹佳人撫鳴琴清夜守空帷陸機擬古詩曰無鳴琴曹子

建雜詩曰妾蘭逕少行迹玉臺生網絲楚辭曰路漸張景陽雜

身守空閨

詩曰房櫳無行迹西京賦曰如蛛經絲以網飛虫庭樹發

紅彩閨草含碧滋張景陽雜詩曰寒花延佇整綾綺萬里

贈所思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

願垂湛露惠信我皎日期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

潘黃門

青春遠天機素秋馳白日楚詩曰青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

積與素秋則落也美人歸重泉悽愴無終畢潘岳悼亡詩

泉重攘殯宮已肅清松柏轉蕭瑟陸機挽歌曰殯宮何嘈

識其墳楚辭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俯仰未能弭尋

念非但一楚辭曰聊抑志而自弭賈逵國語注曰撫衿悼寂

魏文帝詩曰所憂非但一

冥恍然若有失潘岳悼亡詩曰撫襟長歎息王逸楚辭注

周然若有失也明月入綺窻髮鬢想蕙質潘岳悼亡詩曰歲寒無

李氏靈髮帝觀爾容古詩曰交疎結綺窻左元消憂非萱

草永懷寧夢寐毛詩曰如蘭之茂蕙蘭類故變之耳

假夢以夢寐復冥冥何憂覲爾形潘岳哀永逝賦曰既目

通靈夢冥冥幽昧也文子我慙北海術爾無帝女靈列異傳曰

曰慮患於冥冥之外有道人能使人與死人相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

見之曰願令我一見死人相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

相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乃聞鼓聲悵悵不能出戶

掩門乃走其裾為戶所閉擊絕而去歲餘此人死家葬之

開見婦人蓋下有衣裾宋玉集云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

夢之野望朝雲之館有氣焉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此

是何氣也玉對曰昔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

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止封於巫山之臺

聞王來遊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乃言妾在巫山之陽高

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而視

之果如其言為之駕言出遠山徘徊泣松銘毛詩曰駕

立館名曰朝雲絕無還雲花落豈留英鸚鵡賦曰何日月方代序寢興何

時平潘岳悼亡詩曰四節代遷陸平原羈宦機

文選卷二十一

十四

陸平原 羈宦

機

儲后降嘉命恩紀被微身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琴

紀潘岳河陽詩明發眷桑梓永歎懷密親陸機贈顧彦先

曰微身輕蟬翼又赴洛道中作詩曰嗚流念辭南滋銜怨別西津陸機赴

咽辭密親永歎見下注馳馬遵淮泗旦夕見梁陳毛

詩曰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日風驅馬悠悠陸機從梁陳服義追上列矯迹厠宮臣楚

曰身服義而未深陸機從梁陳朱黻咸髦士長纓皆俊人

詩曰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朱黻咸髦士長纓皆俊人

毛詩曰朱弟斯皇室家君王鄭玄曰弟者諸侯黃朱又曰

弟太古蔽膝之象蔽與弟古字通毛詩曰蒸我髦士又曰

纓麗且鮮尚書曰俊民用章契闊承華內綢繆踰歲年

陸機從梁陳詩曰契闊踰三年又赴洛詩日暮聊摠駕道

曰託身承華側李陵詩曰與子結綢繆日暮聊摠駕道

遙觀洛川陸機答張士然詩曰余徂沒多拱木宿草凌寒

煙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之年豕上之木拱遊子易

感慨躑躅還自憐中劉公幹詩曰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願言

寄三鳥離思非徒然楚辭曰三鳥飛以自南覽其志而欲

陸機赴洛陽詩曰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

左記室

思

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范曄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一

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梅生梅福也漢書曰梅福

一朝棄妻子去其後人見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

百年信荏苒何用苦心魂張華屬志詩曰荏苒代謝漢書

苦當學衛霍將建功在河源衛青霍去病陸賈新語

山海經曰崑崙之東瑤組賢君眇青紫明主恩漢書夏侯

北隅實唯海源也瑤組賢君眇青紫明主恩漢書夏侯

不明經術經術苟明終軍才始達賈誼位方尊漢書曰終

其取青紫如拾地芥終軍才始達賈誼位方尊漢書曰終

上書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給事中又曰賈誼金張服貂

為博士文帝悅之起遷歲中至太中大夫也許史廬漢書劉向

見許史乘華軒又左思詠史詩曰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

曰王氏乘王侯貴片議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歡娛飛蓋東

朱輪華轂王侯貴片議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歡娛飛蓋東

都門張景陽詠史詩曰昔在西京時朝野顧念張仲蔚蓬

多歡娛諷諷東都門群公祖二疎野顧念張仲蔚蓬

高滿中國曹子建贈徐幹詩曰顧念蓬室士趙岐三輔決

身不仕明天官博學好為詩賦所居蓬蒿没人也

張黃門曹子建詩曰微陰翳陽景張

丹霞蔽陽景綠泉涌陰渚曹子建詩曰丹霞啓陰期又詩

曰階下水鶴巢層甍山雲潤柱礎

鄭玄毛詩箋曰鶴水鳥

伏泉涌下

詳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廣雅曰礎礎也音楚

有奔興春節愁霖貫秋序張景

詩曰有奔興南岑賦變變涼葉奪戾戾颶風舉

楚辭曰溢颶風余上征

高談玩四時索居慕儔侶曹子建求親親表曰吾離羣索居

亦已久矣張華雜詩曰安知慕儔侶

青苔日夜黃芳蕤成宿楚張景陽雜詩曰

又詩曰密葉日夜疎又詩曰芳蕤草木華盛貌

歲暮百慮

交無以慰延佇仲長統詩曰百慮何

劉太尉傷亂

皇晉邁陽九天下橫氛霧劉琨答盧諶詩曰厄運初邁陽

九漢書曰陽九日初入百六陽九青義曰易傳所謂清激

之厄會也郭璞山海經曰橫塞也楚辭曰望時風之清激

愈氛霧秦趙值薄蝕幽并逢虎據

皆於晦朔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戰國策蘇秦說楚威伊

王曰王興師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據也

余荷寵靈感激徇馳騫劉琨勸進表曰荷寵靈三世左氏傳

鄧生何感激解嘲曰世雖無六奇術冀與張韓遇

亂則聖哲馳騫而不

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賊茶陳豨九六出

竊威扣角歌柏公遭乃舉

淮南子曰竊威擊牛角而歌相

竊威扣角歌柏公遭乃舉

公舉以子為大田高誘曰大田官

也荀息冒險難實以忠貞故左氏傳曰初獻公使荀息傳

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

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

不為忠也送往事空令日月逝愧無古人度論語陽虎曰

居耦俱無猜貞也飲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古有飲馬長城

謀贈崔溫詩曰飲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古有飲馬長城

善人非所希溫詩曰北眺沙漠千里何蕭條白日隱寒樹投袂既憤懣

垂南望舊京路溫詩曰北眺沙漠千里何蕭條白日隱寒樹投袂既憤懣

撫枕懷百慮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白虎通曰天子崩

與數子遊百功名惜未立玄髮已改素劉琨重贈盧詩

慮已見上文功名惜未立玄髮已改素劉琨重贈盧詩

陽忽西流陸機東宮詩曰時哉苟有會治亂惟真數劉琨

柔顏收紅藻玄髮吐素華時哉苟有會治亂惟真數劉琨

盧謀詩曰時哉不我與陶淵明經曲阿詩曰時來苟真會

冥幽真也數曆數也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范曄後漢書

鳥丸論曰天之真數鳥丸論曰天之真

數以至於是乎數鳥丸論曰天之真

盧中郎交感

謀

大廈須異材廊廟非庸器盧謀荅魏子悌詩曰崇臺非一

曰器非廊廟安爾雅曰庸英俊著世功多士濟斯位左氏

常也謂非凡常之器也英俊著世功多士濟斯位左氏

仲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盧謀荅魏子悌眷顧成綢繆迺與時

子悌詩曰多士成大業羣賢濟弘績眷顧成綢繆迺與時

髦匹毛詩曰愚蒙時來會敢齊朝亥跡子悌姻媾久不虛契闊

豈但一悌盧謀贈劉琨詩曰契闊生但一婚已見上文逢厄既已

同處危非所恤盧謀荅魏子悌詩曰每同險常慕先達繁觀

古論得失繁志節也馮衍顯志序馬服為趙將疆場得清

謚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左氏傳曾公曰疆場之事

慎守其一而備其不信陵佩魏印秦兵不敢出史記曰魏

號信陵君秦昭王進兵圍邯鄲公子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
去遂救邯鄲存趙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
將軍印授公子魏王患之使使請公子歸救魏王以上
谷關抑秦慨無懼中策徒慙素絲質將軍鄧禹與朕謀
帷幄決勝千里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將軍鄧禹與朕謀
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化也將軍鄧禹與朕謀
感遇喻琴瑟盧謀贈崔溫詩曰羈旅及寬政委質自顧非
把梓勉力在無逸把梓無逸已見陸韓卿贈內兄希更以畏朋
友濫吹乖名實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
人吹竽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粟食與三百人等宣王死
文王即位一聽之處乃逃一日韓昭侯曰吹竽者衆
一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見前
郭弘農遊仙 賦榮緒晉書曰璞 卒後贈弘農太守 璞

崦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郭璞遊仙詩曰圓丘有奇草鐘

節兮望崦岫而勿迫王逸曰崦岫偃蹇尋青雲隱淪駐精魄

江賦曰納隱淪之列貞擬異人之精魄抱朴子曰道人讀

人無賢愚皆知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死道人讀

丹經方士鍊玉液道神仙傳曰淮南王好道術之士於八

公乃往遂投以丹經漢書曰燕齊之方士傳玄求朱霞入

仙篇曰玉液涌出華泉楚詞曰吮玉液兮止渴

窻牖曜靈照空隙十洲記曰朱霞九光廣雅曰傲睨摘木芝

陵波采水碧江賦曰水夷倚浪以傲睨本草經曰紫芝一

碧郭璞曰碧亦玉也眇然萬里遊矯掌望煙客
謂也郭璞曰吾一舉千里說文曰矯求得安期術豈愁濛汜

迫楚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自言千歲

太素既已分吹萬著形兆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

自己也司馬彪曰言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已止

也使各得其往而止潛夫論曰太素之時元氣初冥未有

形兆寂動苟有源因為殤子天言大道之要動寂無源今

以其殤子為夭也呂氏春秋曰一也者至貴也莫知其源莫

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為宗高誘曰道無

匹敵故曰至貴莊子南郭子綦道喪涉千載津梁誰能了

曰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

司馬彪曰世喪道矣世與道交相喪也思乘扶搖

翰卓然陵風矯莊子齊諧之徒於南溟也水擊

齊諧人姓名也搏團也扶搖上風也飛也翰其中者若扶

搖也毛詩曰如飛如翰鄭玄曰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者若扶

矯也廣雅曰靜觀尺捶義理足未常少

取其半萬世不竭

則常以此與惠施不相應於身無窮司馬彪曰萬世不竭折罔罔

秋月明憑軒詠堯老蒼頡篇曰罔大明也俱未切登樓賦

曰憑軒檻以遙望堯老堯及老子玄

宗之太師故浪迹無虫妍然後君子道浪猶放也妍虫猶

莊生稱之

賦曰浪迹穎涓樓景箕岑領略歸一致南山有綺皓王

文賦序曰妍蚩好惡也

許詢詩曰吾主提奇幹領略摠玄標鄭玄禮記注曰領理

也廣雅曰略要也周易子曰略一一致而百慮漢書曰園公綺

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隱曜交臂久變

深山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皓潛光隱曜交臂久變

化傳火迺薪草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吾終身與汝交一臂

而留也故雖交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衰死則此亦可衰

者也今人未嘗以此為衰奚獨哀死邪莊子秦失曰指窮

於為薪火傳也

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窮盡也

故命績而不覺疊玄思清曾中去機巧

許詢農里詩曰疊

絕明畫生也

累除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夫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搯搯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月浸百畦用力甚寡而功多夫子不敵手為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名曰桔槔為國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者忿然作色機心機心存於胃中則純白不載子貢俯而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子貢俯而不備則神生俱忘懷可以狎鷗鳥莊子曰吾喪我郭象曰吾自忘天下何物足識我我又曰海上有人好鷗鳥者旦而試取來吾從玩之曰諾明旦之數其父曰吾聞鷗從汝遊試取來吾從玩之曰諾明旦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

許徵君

自序

晉中興書曰高陽許詢字玄度寓居會稽司徒蔡謨辟不起詢

有才藻善屬文時人士皆欽愛之

張子闇內機單生蔽外像張毅單豹並一時排冥筌冷然

空中賞

筌捕魚之器言魚之在筌猶人之處塵俗今既排而去之超在埃塵之外故冷然

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冷然而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司馬虛曰冷然涼貌也郭象注曰天下莫不自是而相

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遣此弱喪情資神任獨往

空得中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

莊子曰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惑邪非夫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郭象曰少失其故居為弱喪

者遂於彼之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淮南王莊子畧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虛曰獨往任自

然不復顧世采藥白雲隈聊以肆所養語注曰肆恣也丹葩曜芳蕤綠竹陰閑敞廣雅曰葩華也洞蕭賦曰又足樂

敞茗茗寄意勝不覺陵虛上曲櫺激鮮飈石室有幽響憲

間孔也陸機吳趨行曰冷冷鮮風過列去矣從所欲得失

非外獎陸機招隱詩曰從駕從欲李蕭遠命論曰得與失孰賢謝靈運擬勸中詩曰客心非外獎小雅曰

樊勸至哉操斤客重明固已朗莊子曰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亞漫其

也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亞而鼻不傷

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

自夫子之死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五難既灑落超

迹絕塵網向秀難嵇康養生論曰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

不絕此四難神慮消散此五難

晨遊任所萃悠悠蘊真趣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方言曰蘊

靈運登江中孤嶼雲天亦遼亮時與靈運登江中孤嶼雲天亦遼亮時與

詩曰蘊真誰為傳詩曰蘊真誰為傳

天謝靈運田南樹園青松挺秀華天謝靈運田南樹園青松挺秀華

詩曰賞心不可忘極眺清波深細映石壁素詩曰賞心不可忘極眺清波深細映石壁素

情無餘滓拂衣釋塵務廣雅曰瑩磨也說文曰泮激也謂

求仁既自我玄風豈外慕論語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

謂道也李充玄宗賦曰慕玄風之遐裔余皇直置忘所宰謂道也李充玄宗賦曰慕玄風之遐裔余皇直置忘所宰

蕭散得遺慮淮南子曰成化象而弗宰高誘曰宰主也謝

謝僕射混

信矣勞物化憂衿未能整左氏傳商臣曰信矣莊子曰天

又化而薄言遵郊衢摠轡出臺省毛詩曰善御者正身摠轡

也淒淒節序高寥寥心悟求毛詩曰秋日淒淒楚詞曰天

郭象曰寥然室虛也時菊曜巖阿雲霞冠秋嶺潘安仁河

聲類曰悟心解也秋華眷然惜良辰徘徊踐落景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東

卷舒雖萬緒動復歸有靜淮南子曰至道無為盈縮卷舒與時變化莊子曰虛則靜靜則

動者得矣老子曰夫物云云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王弼曰凡有起於虛動於靜故萬物離並動作卒復歸

於虛靜各反其始歸根則靜也毛詩曰曾是在曾是迫桑榆歲暮從所秉位桑榆日所沒

以喻人年老已見上文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言年歲已晚也所秉謂心所執也毛詩曰君子秉心鄭玄曰秉執

也舟壑不可攀忘懷寄匠郢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

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司馬彪曰舟水物山陸居者藏之壑澤非人意所求謂之固有有力者或能取之郢人已見上文

陶徵君田居

潛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歸去來曰登東臯以舒蕭風

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陶潛詩曰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又曰雖欲揮手歸濁酒聊自適

莊子曰智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其一時之利日暮中紫者非婚非之蛙與又郭象注曰自適其志者也

車路闇光已夕歸去來曰或中柴車鄭人望煙火稚子

候檐隙稚子候門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莊子盜跖曰

陶潛夜行塗中詩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陶潛詩曰相見無雜言但

道桑麻長毛詩曰蠶月條桑家素心正如此開逕望三益方言曰素本也謝靈運田南詩曰唯開蔣生逕求

懷求羊蹤論語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謝臨川山遊

靈運

江海經邅迴山嶠備盈缺楚辭曰入叙浦兮途邅迴爾雅

山詩曰山行非前期彌遠不能輟但欲淹昏且遂復經盈缺春秋元命包曰月盈而闕者詘鄉尊宋均曰詘還也尊

也靈境信淹留賞心非徒設賞心已平明登雲峯杳與廬

霍絕楚詩曰平明發兮蒼梧謝靈運酬惠連詩曰城碧郵

長周流金潭恒澄澈碧華賦出碧之華即玉山也周流上見賦曰

步欄周流臨海記曰白石桐林帶晨霞石壁映初暎賦曰

山明也之逝切令乳竇既滴瀝丹井復寥泲謝靈運山居

協韻以為之舌切泉鮑昭過銅山詩曰乳竇夜消滴說

於洞穴訊丹砂於瀝也抱扑子曰武陵舞陽有丹砂井王

文白滴瀝水下滴瀝也抱扑子曰武陵舞陽有丹砂井王

逸楚辭注曰次寥岳等轉奇秀岑峯還相蔽說文曰岳山

曠蕩空虛靜也岳等轉奇秀岑峯還相蔽說文曰岳山

璞方集畧曰峯峯峻貌赤玉隱瑤溪雲錦被沙汭子虛賦

赤王政瑰思文賦曰職瑤溪之際赤夜聞猩猩啼朝見鼯鼠

逝鼠狀如小狐狸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南中氣候暖朱

華凌白雪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南方冬溫草木常華凌幸

遊建德鄉觀奇經禹穴莊子市南宜僚謂魯侯曰南越有

名克誰辨圖史終磨滅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莫辨且從桂

水潮映月游海滢楚詞曰桂水兮潺湲謝靈運攝生貴處

順將為智者說謝靈運還湖中詩曰寄言攝生客又登石

人說莫與門詩曰處順故安排又石門詩曰匪為衆

智者論顏特進宴侍

太微凝帝宇瑤光正神縣淮南子曰太微者一之廷孔

曰耽耽帝宇周禮曰匠人建國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

星為瑤光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名神州史記

鄒衍曰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

若赤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揆日祭書史相都麗聞

顏特進宴侍

延之

若赤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揆日祭書史相都麗聞

見毛詩曰揆之以日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楚室尚書序曰成王在豐列漢

構仙宮開天製寶殿毛萇詩傳曰漢天河桂棟留夏颺蘭撩傳冬霰

楚詞曰挂棟青林結冥濛丹巘被葱蒨吳都賦曰迴眺小山

別於大山雲備卿霽池卉具靈變尚書大傳曰石工相和

為慶魏文帝東閣詩曰高山吐慶雲西京賦曰重陽集清

濯靈芝之朱柯陳思王靈芝篇曰靈芝生至池重陽集清

氣下輦降玄宴楚詞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

玄猶聖也驚望分寰遂曠曠盡都甸寰內諸侯周禮有六

卿六曠視之貌也曰氣生川岳陰煙滅淮海見中坐溢朱組

步攔遙瓊弁魯靈光殿賦曰中生正景禮記曰侯伯佩玄

爾雅曰登成也又曰蚡久也謂久留也禮記測息躋踰逸

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久也闋終也延引也禮記測息躋踰逸

在遠方說文曰憍不明也浮賤浮榮重餽兼金迷華過盈

名微賤也禮記曰恥名浮於行也浮榮重餽兼金迷華過盈

瑣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盈瑣盈尺之玉也說

崑山之玉敢飾輿人詠方慙綠水薦左氏傳曰晉侯聽輿

瑣天見切敢飾輿人詠方慙綠水薦人之誦曰原田每每

舍其舊而新是謀淮南子曰牙會綠水已見上文

謝法曹贈別惠連

昨發赤亭渚今宿浦陽汭謝靈運富春渚詩曰赤亭無淹

宿浙江方作雲峯異豈伊千里別雲峯已芳塵未歇席泫淚

猶在袂庾闡揚都賦曰結芳塵於綺停艫望極浦弭掉阻

風雪說文曰艦船頭也楚詞曰望涔陽兮極浦謝惠連

雪既經時夜永起懷思汎濫北湖遊岩亭南樓期謝靈運

於南山往北山經胡中又點翰詠新賞開泰瑩所疑

我室散帙問所知惠連詩曰陵間尋摘芳愛氣馥拾藥憐色滋色滋畏沃若

人事亦銷鑠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楚詞曰質子於

怨勿往谷風誚輕薄毛詩曰青青子襟悠悠我心縱武不

朋友道絕焉王也天下俗薄共乘延州信無慙仲路諾延州信謂掛

廬陵墓下詩論語靈芝望三秀孤筠情所託楚詞曰采

攬懷人足攬余思毛詩曰嗟我懷人今行嶠岵外衛心

逸云秀謂芝草也竹箭之有筠已見上所託已殷勤

海濱孔畢會稽記曰始寧縣西南有嶠山刻縣有嶠山

食乎切嶠覲子杳未儻款睇在何辰孔安國尚書曰儻

誠也意有所欲也雜珮雖可贈疏華竟無陳毛詩曰知子

越嶺溪行及南樓望所遲客詩無陳心悄勞旅人豈遊

遨毛詩曰中幸及風雪霽青春滿江臯楚詞曰霽雨止也

又曰馳騫解纜候前裾還望方鬱陶謝靈運相送方山詩

謝惠連詩曰煙景若流遠末響寄瓊瑤王徵君疾微

窈藹瀟湘空翠礧澹無滋窈藹深遠之貌江育薜寂歷百

草晦欬吸鷓鷯悲寂歷彫疎貌說文曰晦昧也凡草木華實

榮茂謂之明枝葉彫傷謂之晦欵清陰往來遠月華散前

吸疾貌楚辭曰鷓鴣朝嘶而悲鳴惟說文曰鍊化金也鍊

墀前墀已鍊藥矚虛愧汎瑟臥遙帷與練古字通又集畧

朱絃之清汎朱絃瑟絃也曰同水碧駿未黷金膏靈詎緇碧

已見上文蒼頡篇曰黷垢黷也穆天子傳河河北渚有帝子

蕩漾不可欺楚詞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悵然山中

暮懷病屬此詩淮南子曰悵然若有所亡楚辭曰幽

袁太尉從駕

宮廟禮哀敬扮邑道嚴玄廟粉扮扮榆社也漢書曰哀敬隆祖

豐扮榆社說文曰玄幽恭潔由明祀肅駕在祈年欲恭明

祀又曰祈詔徒登季月成鳳藻行川孔安國尚書傳曰登

季月鳳皇車名甘泉則曰乃登鳳皇兮雲旆象漢徒宸

擬星懸驅薛宗曰畢網也象畢星魯靈光殿賦曰浮柱

星懸朱擢麗寒渚金鏐映秋山獨斷曰金鏐者馬冠也高

羽衛流景綵吹震沈淵也淮南子曰羽衛也綵發吹

辨詩測京國履籍鑑都壘禮記曰天子五年一巡狩

卿子曰履天子之斷曰誦響玉律邑頌被丹絃謂樂金石有

一庭之聲故造鍾磬者先律調之然後施之於箱懸司馬

大傳曰大琴朱絃蔡邕琴賦曰丹絃既張八音既平書文

溥桂海聲教燭冰天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尚書曰外

也南海有桂故云桂海上林賦曰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泂

八絃北方曰積水高誘曰北方和惠頌上笏息渥浹下筵

禮記曰笏諸侯以象頌延年觀北湖幸侍觀洛後豈慕述

河前尚書中侯曰天乙在亳卓觀乎雅曰沫已見上文

授服義方無沫展歌殊未宣雅曰義已見上文

會舞王逸曰展詩也言舒鏐無犯切

謝光祿遊郊莊

肅舸出郊際徙樂逗江陰楚詞曰乘舸船余上沅兮齊吳

徙樂行樂也說翠山方藹藹青浦正沈沈貌上林賦曰沈

涼葉昭沙嶼秋榮冒水潯中洲上有山石也說文曰

風散松架險雲鬱石道深故因謂之架

縣野四睇亂曾岑莊子曰靜默可以神病氣清知鴈引露

華識獲音雲裝信解散煙駕可辭金雲裝雲衣也蒼頡篇

始整丹泉術終覲紫芳心抱朴子曰黃帝南

華飲丹巒之泉外國圖曰負丘有赤泉飲之不老紫芳行

光自容裔無使弱思侵楚辭曰雲期兮容裔

鮑參軍行戎

昭

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呂氏春秋傳曰文王飾其辭令

上文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春秋孔演圖曰宵人之世

多飢寒宋均曰宵猶小也鄭玄毛詩箋曰為龍為光言天

被及者也子恩澤光曜徇義非為利執羈輕去鄉義則俗謂之君子

又曰執羈而從音的去鄉已見上文孟冬郊祀月殺氣

起嚴霜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迎冬於北郊又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

戎馬粟不煖軍士冰為漿陸機苦寒行曰晨上城皋坂磧

寒陰籠白日太谷晦蒼蒼夏侯湛歎秋賦曰陰麗景

似羊太谷何夢廓山樹鬱蒼蒼爾雅也息徒稅征駕倚劍臨八

荒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

甘泉賦曰荒鷦鷯不能飛玄武伏川梁樂緯曰鷦鷯

協兮萬國諧鷦鷯不能飛玄武伏川梁似鳳皇不禮

信嬰仁膺智負義宋均曰騰蛇蜿而自結鍛羽以時至

物聊自傷淮南子曰飛鳥鍛羽許慎曰鍛儒守一經未

足識行藏漢書高祖曰能說一經為儒生論語子謂

唯我與爾有是夫用之則行捨之則藏

休上人沈約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

俗本姓湯位徐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魏文

胡行曰朝與佳人露彩方從豔月華始徘徊曹子建七月哀

高樓流光寶書為君掩瑤琴詎能開道學傳曰夏禹撰真

寶書以玄都之印瑤琴已見上文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

臺高唐賦曰妾在巫山之陽蔡邕詩序曰暮宿膏鑪絕沈

繚綺席生浮埃鑪熏鑪也取其芬香故加之膏煙而無焰

席犀璠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言因桂水以通情也桂

為鎮璠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水以通情也桂

浮雲日千里
洛神賦曰
託微波而通
辭鍾會懷士賦曰
託遠念於興波

文選卷三十一

文選卷第三十二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騷上

屈平離騷經一首

九歌四首

離騷經一首

屈平

王逸注

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
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同列大夫上官

新尚妬害其能共清皎之玉乃派屈原

淵自投而死也

帝高陽之苗裔兮 苗胤也 裔末也 高陽額項有天下之號

僅是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其孫

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

子瑕受屈深為客卿因增末朕皇考曰伯庸 朕我曰皇美也

既名烈考伯庸字也 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攝提貞于孟陬

有美德烈考忠輔楚世有今名以及於已 惟庚寅吾以降 惟詞也庚寅

兮 貞正也于於也正月也 惟庚寅吾以降 日惟詞也庚寅

為陽正庚為陰正言已下 皇覽揆余于初度兮 皇

始錫我以美善之名 故名余曰正則兮 則法也 字余曰靈均

靈神也均調也言平正可法則者莫過於法天養物均調者

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曰原

以法地夫人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紛吾既有此內

美兮 紛盛又重之以脩能 脩遠也言已之生內含天地之

也 扈江離與辟芷兮 扈披也楚人名披為扈江離芷秋

蘭以為佩 細索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言

衆善以為佩飾博采 汨余若將不及兮 汨去貌疾恐年歲之

不吾與 言我念年命汨然流去誠欲輔君而身汲汲常

阝音之木蘭兮 阝山名也夕攬洲之宿莽 攬采也洲草冬生不

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已旦起升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

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

原以喻讒人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可變易日月忽其

不淹兮也淹久春與秋其代序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

易過人年易老惟草木之零落兮零落皆墜也草恐美人

之遲暮遲晚也美人謂陳王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

而功不成不撫壯而棄穢兮惡也以喻讒佞百草為穢行之

忠直之害也何不政其此度也德盛壯也言願君務及年

乘遠誤之度備先王之法也乘騏驥以馳騁兮騏驥駿馬也

言任賢馬一曰可致千里也來吾導夫先路將驅先如得任

隨我遂為君導昔三后之純粹兮昔往也后君也謂禹湯

曰固衆芳之所在衆芳喻羣賢也言往古夏禹殷湯周文

舉用衆賢使在顯職故雜申椒與菌桂兮申重也椒香木

道化興而萬國寧也雜申椒與菌桂兮其芳小重之乃

蕙蕙報曰薰也菜曰豈維紉夫蕙惟惟既既

聖德猶雜用衆賢以一人也彼堯舜之耿介兮耿介大也既既

道而得路循者以脩用天也言堯舜所以能有光明大德之

也正何桀紂之昌披兮不帶貌夫唯捷徑以窘步捷疾也徑

也言桀紂愚惑適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惟惟黨人之

偷樂兮而不黨偷苟也羣路幽昧以險隘幽昧不明也險

已念彼讒人相與朋黨嫉妬忠直苟且偷豈余身之憚殃

兮難也恐皇輿之敗績皇君也與君之所乘也以論國

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

輔翼繼也武迹也詩曰履帝武敏歆言已急欲奔走先

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荃不察余之忠情兮荃香草也

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為反信讒而齊怒懷王不徐

論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

信讒言而疾怒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謇謇忠言貌也

匪躬忍而不能舍也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

指九天以為正兮指語也九天謂中夫唯靈脩之故也靈

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故以諭君言已將陳忠靈

內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故靈

欲自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道而自他信靈

恨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余既不難離別兮靈

之數化傷念君信用讒言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靈

蘭之九畹兮滋蒔也十畝為畹又樹蕙之百畝

放流猶種時衆香脩行仁畦留夷與揭車兮揭夷香草也

義勤身自勉朝暮不倦畦留夷與揭車兮揭夷香草也

一名芝與五雜杜蘅與芳芷杜蘅芳芷皆香草名也言積

十畝為畦雜杜蘅與芳芷累衆善以自潔飾復植留夷

杜蘅雜以芳芷雜杜蘅與芳芷累衆善以自潔飾復植留夷

益暢德行彌盛也冀枝葉之峻茂兮冀幸也願茲時乎

吾將刈刈獲也言已種植衆芳幸其枝葉盛長實核成熟

宜畜養衆賢以時進雖萎絕其亦何傷兮萎病也哀衆芳

之蕪穢言已種植衆芳幸其枝葉盛長實核成熟哀衆芳

而不成也以言已脩行忠信異君任用衆皆競進以貪婪

而遂斥棄則使衆賢志士失其行也衆皆競進以貪婪

兮貪婪也憑不厭乎求索憑滿也楚人名滿為憑

之志昔進取貪婪於財利中羗內怨已以量人兮羗楚

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厭飽羗內怨已以量人兮羗楚

詞也量度也各興心而嫉妬害賢為嫉妬言在

為怨量度也各興心而嫉妬害賢為嫉妬言在

嫉妬之度他心推棄清絮已不同則各生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

心之所急故言衆人所以馳騫惶遽者追逐權貴求財利也

也老冉冉其將至今行舟舟恐脩名之不立命冉冉而行

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朝歛木蘭之墜露兮墜墮夕餐

秋菊之落英言已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慕

潤苟余情其信姱苦以練要兮苟誠也長瀕感頷亦何物

合道要雖長瀕頷飢而不飽亦無所傷病也掌木根以結

實執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矯菌桂以樹蕙兮矯

索胡繩之纏纏木猶復矯直菌桂芬芳之性細索胡

約來終無懈已謇吾法夫前脩兮非時俗之所服譽謇者乃

上法前代遠賢固非今雖不周於今之人兮周合願依彭

咸之遺則也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

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已

自傷施行不合於俗將效彭咸沈身於淵乃太息余雖好

脩姱以鞿羈兮鞿羈以馬自喻也韁在口曰鞿寒朝諄而

夕替姱好之姿然以諄予不顧替廢也言已雖有絕遠之智

而身於廢棄也既替余以蕙纒兮纒佩又申之以攬芷也復

君所以廢棄已者以余帶佩衆香行以忠正之亦余心之

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白亦我言已履行忠信執守清

見過支解九死怨靈脩之浩蕩兮靈脩謂懷王也浩蕩猶蕩蕩無忠慮貌

也終不察夫人心言已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敖放恣無有思慮終不見省察萬

民善惡之心故朱紫紫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衆女謂臣衆謠相亂國將傾危也

詠謂余以善淫淫誼謂毀也詠音咏猶譖也淫邪也言衆女不可信也猶衆臣妬嫉中固時俗之工巧兮

正言已淫邪不可任也固時俗之工巧兮佞規矩而改錯

佞背也圓曰規方曰矩錯置也言今時之工才知疆巧背去規矩更造方圓必不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

語背遠先聖之法以意妄背繩墨以追曲兮追隨也繩墨

造必亂政化危君國也背繩墨以追曲兮所以正曲者

競周容以為度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隨繩墨以言直道

臣不脩仁義之道背奔忠直世以求容媚以為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於

侘傺兮侘徒昆切憂貌也侘傺失志貌也楚人名住曰侘獨

窮困乎此時也言我所恃者以不能隨從時俗屈求容媚

故獨為時人寧溘死以流亡兮溘猶也余不忍為此態也

寧奄然而死形體流亡不忍以忠正之性為邪淫之態也鷙鳥之不羣兮鷙鳥謂能

以論忠類也自前代而固然忠此鳥執志剛厲不與衆鳥同群

如是非但於我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言何

圓鑿受方柄而能合者誰有異道屈心而抑志兮抑案忍

尤而攘詬尤過也攘除也詬恥也言已所以能屈案忍

少如孔子誅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言士有伏

以死忠直之節者固乃前代聖王所厚哀也悔相道之不

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悔相道之不

察兮也相視延佇乎吾將反佇立以泣言已自恨視

事君之道不明察當若比干仗節死義迴朕車以復路兮

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已之志也

迴旋及行迷之未遠迷已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

無相去之義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

息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

納恐重遇禍患將復去脩吾初始清潔之服製芙蓉以為衣兮

蓉以為裳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已進不見納猶

善益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

岌岌高貌長余佩之陸離陸離參差衆貌也言已懷德不用復

服飾以異芳與澤其雜糅兮玉堅而有澤糅雜也唯昭

質其猶未虧唯獨也昭明也虧歎也言我在外有芬芳之德

施用故獨保明身無有虧失而已所謂忽反顧以游目兮

將往觀乎四荒荒遠也言已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

之外以求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非菲猶

賢君也佩繽紛其繁飾兮盛貌芳菲菲其彌章非菲猶

玉繽紛而衆盛忠信勃勃而愈明不遠故改其行人生

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言萬人稟天命而生各有

我獨好脩正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言已好

脩忠信以為當行雖獲女嬃之嬋媛兮嬋媛屈原姊也申

申其詈予以見放流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曰鮫婞直

以亡身兮項後五葉而生鮫婞音脛根也顛終然天乎羽

之野蚤死曰天言堯使鮪治洪水蚌狼自用不順堯命乃

亦將汝何博譽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言汝何為獨博

遇害來往古好脩譽譽姱異之節資菘菘以盈室兮菘王芻也

不與衆同而見憎惡於世資菘菘以盈室兮菘王芻也

菘三耳也詩曰楚楚者資又曰終朝采判獨離而不服判

貌也女嬃言衆人皆佩菘菘泉耳為讒佞之行滿於朝廷

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故斥

也奔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姊詈知時莫識言已

心志所執不可戶說人告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榮獨而

誰當察我中情之善否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榮獨而

不予聽佞偽相朋黨並相薦舉忠直之士孤榮特獨何肯

聽用我言依前聖之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言已所

而納之也依前聖之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言已所

言昔依前代聖王之法節其中和喟然舒憤濟沅湘以南

適之心歷前代成敗之道而作此詞者也舒憤濟沅湘以南

征兮沅湘水就重華而陳詞重華是為帝舜葬於九疑山

在於沅湘之南言已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俗故欲度沅

湘之水南行就舜陳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秘要以自開

誤啓九辯與九歌兮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志續叙其

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功九德皆有次序

而可歌也左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德皆有其歌

也謂之九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事夏康娛以自縱夏康啓

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夏康娛以自縱夏康啓

縱也娛樂也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圖謀也言

不謀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

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頌于羿淫遊以佚田兮羿諸侯也

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篇也羿淫遊以佚田兮羿諸侯也

文好射夫封狐封狐大狐也言羿為諸侯荒淫固亂流其

鮮終兮鮮少涎又貪夫厥家之寒涎羿相也厥其也婦謂

鮮終兮鮮少涎又貪夫厥家之寒涎羿相也厥其也婦謂

鮮終兮鮮少涎又貪夫厥家之寒涎羿相也厥其也婦謂

鮮終兮鮮少涎又貪夫厥家之寒涎羿相也厥其也婦謂

鮮終兮鮮少涎又貪夫厥家之寒涎羿相也厥其也婦謂

鮮終兮鮮少涎又貪夫厥家之寒涎羿相也厥其也婦謂

鮮終兮鮮少涎又貪夫厥家之寒涎羿相也厥其也婦謂

鮮終兮鮮少涎又貪夫厥家之寒涎羿相也厥其也婦謂

鮮終兮鮮少涎又貪夫厥家之寒涎羿相也厥其也婦謂

鮮終兮鮮少涎又貪夫厥家之寒涎羿相也厥其也婦謂

政娛樂田獵不恤人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使家臣衆逢
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弄田將歸使家臣衆逢
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妻也弄浞身被服強圉兮
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也
澠子也強縱欲而不忍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欲以殺夏
圍多力也也
也相曰康娛而自忘兮康安厥首用夫顛隕下曰顛隕墮
也言澠既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
相子少康所誅其首顛隕而墮也論語曰弄善射暴盪舟
俱不得其死然自此以上夏桀之常遠兮乃遂焉而逢殃
弄澠寒浞事皆見於左傳
殃咎也言夏桀上昔於天道所誅滅於后辛之菹醢兮
人理乃遂以逢殃咎為殷湯所誅滅於后辛之菹醢兮
王紂名也藏菜殷宗用而不長伯武王把黃鉞行天罰殷
曰菹肉醬曰醢殷宗用而不長伯武王把黃鉞行天罰殷
宗遂絕不湯禹嚴而祗敬兮嚴敬也周論道而莫差周
得久長也湯禹嚴而祗敬兮嚴敬也周論道而莫差周
差過也言禹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
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神人之助子孫蒙福也舉

賢而授能兮脩繩墨而不頗頗傾也言三王選士不遺
先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綏萬皇天無私阿兮竊愛為私
國安天下也易曰無平不頗皇天無私阿兮竊愛為私
覽人德焉錯輔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明神無所私阿觀
輔佐成其志也故桀為無道夫維聖哲以茂行兮哲智也
傳與湯紂為淫淫傳與文王夫維聖哲以茂行兮哲智也
苟得用此下土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
而為萬瞻前而顧後兮顧視也相觀人之計極也計謀
前觀禹湯之所以與顧視桀紂之所窮其真偽夫孰非義而可用
亡足觀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窮其真偽夫孰非義而可用
兮孰非善而可服任用誰有不行信義而可服事者乎言
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成沾余身而危死兮危也覽余初其猶未
非善則行不成立沾余身而危死兮危也覽余初其猶未
悔代仗節之危危行身將危亡上觀初不量斲金而正柄兮
悔代仗節之危危行身將危亡上觀初不量斲金而正柄兮

也正固前脩以菹醢言工不度其鑿而方正其柄則物不

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代脩曾歎歎余鬱邑兮曾景

貌也哀朕時之不當言我累息而懼鬱邑而憂者自哀攬

茹蕙以掩涕兮茹柔也霑余襟之浪浪霑濡也衣皆謂之襟

取桑奕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故失仁義也引跪敷衽以

陳辭兮敷布也耿吾既得此中正耿明也言已覩禹湯文王

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履忠直身以菹醢乃長

合其天人神與化游故得乘雲駕龍四玉蚪以乘駑兮

無角曰蚪駑鳳皇別名也渣埃風余上征渣猶奄也埃塵

山腹經曰駑身有五采渣埃風余上征渣猶奄也埃塵

游將乘玉蚪駕鳳車掩塵埃朝發軔於蒼梧兮

而上去離時俗遠羣小也朝發軔於蒼梧兮

居夕余至乎縣圃縣圃神仙淮南子曰縣圃在崑崙閭

聖王而登神明之山受道欲少留此靈瑣兮

楚王之目忽忽其將暮言已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閤以須

盡言已吾令羲和弭節兮羲和日御望崦嵫而勿迫崦嵫

衰老也吾令羲和弭節兮羲和日御望崦嵫而勿迫崦嵫

按節徐行望日所望入之山且勿附近冀及盛時遇賢君

也路漫漫其脩遠兮脩長也吾將上下而求索言天地廣遠

也正固前脩以菹醢言工不度其鑿而方正其柄則物不

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代脩曾歎歎余鬱邑兮曾景

貌也哀朕時之不當言我累息而懼鬱邑而憂者自哀攬

茹蕙以掩涕兮茹柔也霑余襟之浪浪霑濡也衣皆謂之襟

取桑奕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故失仁義也引跪敷衽以

陳辭兮敷布也耿吾既得此中正耿明也言已覩禹湯文王

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履忠直身以菹醢乃長

合其天人神與化游故得乘雲駕龍四玉蚪以乘駑兮

無角曰蚪駑鳳皇別名也渣埃風余上征渣猶奄也埃塵

山腹經曰駑身有五采渣埃風余上征渣猶奄也埃塵

游將乘玉蚪駕鳳車掩塵埃朝發軔於蒼梧兮

而上去離時俗遠羣小也朝發軔於蒼梧兮

居夕余至乎縣圃縣圃神仙淮南子曰縣圃在崑崙閭

聖王而登神明之山受道欲少留此靈瑣兮

楚王之目忽忽其將暮言已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閤以須

盡言已吾令羲和弭節兮羲和日御望崦嵫而勿迫崦嵫

衰老也吾令羲和弭節兮羲和日御望崦嵫而勿迫崦嵫

按節徐行望日所望入之山且勿附近冀及盛時遇賢君

也路漫漫其脩遠兮脩長也吾將上下而求索言天地廣遠

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游以俟君

若木蔽日使不得過前望舒使先驅兮望舒以喻臣清白

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如望舒先驅來賢使風伯奉君

命於後以驚皇為余先成兮驚皇鳥也皇雌鳳雷師告余

告百姓以未具雷為諸侯以與君言已使仁知之士如鸞皇先吾

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行言我使鳳皇明知之士飛

夜冀逢飄風屯其相離兮回風曰飄飄風無帥雲霓而來

御雲霓惡氣以喻佞人御邪惡之言已使鳳皇往來同志之

又遇佞人相帥來巡紛總總其離兮總總猶傳班陸離

其上下班亂貌也陸離分散也游觀天下但見俗人

亂而不可吾令帝閭開關兮帝謂天帝也倚閭闔而望予

閭闔天門也言已求賢不得嫉惡讒佞將上愬天帝時驥

使閭闔人門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

驥其將罷兮驥極昏貌結幽蘭而延佇言時世昏昧無有

遇賢士故結芳草也世溷濁而不分兮溷亂也好蔽美而嫉

妬言時世君亂臣貪不別善信朝吾將濟於白水兮濟度也

曰白水出崑崙登閭風而縹馬也閭風山名在崑崙上縹縹

度白水登神山也車繫馬而行不止懈怠也忽反顧以流涕

兮哀高丘之無女楚有高山之山女以喻臣言已雖去意

之悲而溘吾遊此春宮兮溘奄也春宮折瓊枝以繼佩續

也言我遊奄然至于青帝宮觀萬物始生皆出及榮華之

於仁復折瓊枝以續佩守行仁義志彌固也

未落兮榮華喻顏色也相不女之可貽相視也貽遺也言已

志願及年德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吾令豐隆乘雲兮

人將持玉帛聘而遺之與俱事君也吾令豐隆乘雲兮

豐隆求處妃之所在慮妃神女也以喻隱士言我令雲師

者欲與解佩纒以結言兮帶也佩纒以為理義氏之

并力也臣也理分理述禮意也言既見處妃則解我佩帶之玉以

結言語使古賢蹇脩而為媒理也伏義得淳朴故使其臣

紛紛總其離合兮忽締繡其難遷徙也言蹇脩既持其珮

帶通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離夕歸次於

遂以乖矣而見距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離夕歸次於

窮石兮南次舍也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朝濯髮乎浦槃消

水名也禹大傳曰消盤之水出於崦嵫之山言處妃體好清

潔暮所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消槃之水道世隱居而不肯

仕保厥美以驕傲兮侮慢曰傲日康娛以謠遊處妃用志

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遠奔

而改求禮去也改更也言處妃雖有美德驕傲無覽相觀

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望瑤

臺之偃蹇兮偃蹇見有娥之佚女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謂

簡狄配聖帝生賢子以喻真賢也詩曰有娥方將帝立子

生商昌氏春秋曰有娥氏有美女為之高臺而飲食之言

已望瑤臺高峻睹有娥氏吾令鳩為媒兮鳩殺人以喻讒

賊鳩告余以不好讒言我使鳩為媒以簡狄其性雄鳩

之鳴逝兮逝往也余猶惡其佻巧言輕佻巧利多語而無要

實復不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適往也言已令

可信也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適往也言已令

心狐以善為惡又使鳩多言少實故中鳳皇既受詔兮恐

高辛之先我高辛魯有天下不號也帝繫曰高辛氏為帝魯

鳳皇受禮遺將恐帝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

言已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集他方及少康之末家

又無所之故且遊觀望以忘憂也及少康之末家

留有虞之二姚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

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緡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

其德以收夏衆遂誅滅澆復禹舊績屈原放至遠方之外

傳求衆賢索處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少康理弱

留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也是不欲遠去貌康理弱

而媒拙兮批恐導言之不固言已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

堅固復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使回移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故羣下好蔽中正之閨中既遠方

而舉邪惡之人閨中既遠方

指語不達有明智之主尚不覺善惡之情高宗殺紂

是已何况不智之君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

古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索瓊茅以筵筭

兮索取也瓊茅靈草也筵小破竹也楚人命靈氛為余占

之靈氛吉明占吉凶者也言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則又

去留使明知靈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靈氛言

氣占其吉凶靈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靈氛言

而就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思九州之博

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去之也思九州之博

大兮豈唯是其有女獨楚國有君臣可止乎曰勉遠逝而無

疑兮孰來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爾

也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芳之詞君時幽昧以眩曜

何必思故居而不去也此皆靈氛之詞君時幽昧以眩曜

兮亂眩曜惑孰云察余之善惡暗昧惑亂不知善惡誰當察

我之善情而用已人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

乎是難云之意也言天下萬人之所好戶服艾以盈要兮艾白

惡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反用幽蘭臭惡為不可佩也

盈淵謂幽蘭其不可佩也芬芳反用幽蘭臭惡為不可佩也

以言君親愛諛佞憎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察視豈理美

之能當無能識也相玉書言理大六寸其曜自照言時人

王之羨惡乎以為草木易別於忠佞知人最難蘇糞壤以充帟

易別於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難蘇糞壤以充帟

兮蘇謂取也充滿也壤土也謂申椒其不芳言取糞土以滿

反謂申椒臭而不香言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

疑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巫咸將夕降兮當殷中宗之世

降下懷椒糝而要之椒香物所以降神精精美所以願懷

吉使筮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並迎也九疑舜所葬

也言巫咸得已椒糝則將百神蔽日來下皇剡剡其揚靈

兮皇皇天也告余以吉故神告我當去尤言善也曰勉升

降以上下兮君勉強也上謂求矩矱之所同切度也言當自

勉上求明君下索賢臣與已合湯禹儼而求合兮儼敬也

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為化也合湯禹儼而求合兮儼敬也

擊臯繇而能調擊伊尹名湯臣也外繇禹臣也調和言湯

陽力能調和陰苟中情其好脩兮何必用夫行媒左行媒論

臣也言臣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說操築於傳巖兮

賢君自舉用之不必湏左右薦達之說操築於傳巖兮

說傳說也武丁用而不疑道德而遇刑罰操築於傳巖兮

傳巖地名武丁用而不疑道德而遇刑罰操築於傳巖兮

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使求呂望之鼓刀兮

之因得說登以爲公道用大興爲殷高宗呂望之鼓刀兮

姓也鼓鳴也呂太公之氏遭周文而得舉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

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寧戚之謳

歌兮寧戚齊相聞以該輔賈宿齊東門外相公夜出寧戚

知其飯牛叩角而歌相公聞之及年歲之未晏兮晏晚時亦

猶其未央晏晚以成德化然年時亦未盡若三賢之遭遇

也恐鷄鳴之先鳴兮鷄鳴一名買鷄常以春使百草為之

不芳言我恐鷄鳴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推落芬何瓊

佩之偃蹇兮偃蹇衆衆葳然而蔽之偃蹇我佩瓊玉懷美德

蔽之傷不惟此黨人之不亮兮信亮恐嫉妬而折之言楚

人直欲尚忠信之行恐妬我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

留言時俗濁濁善惡變易也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

茅荃蕙皆香草也言蘭芷之草變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

偽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言往昔芬芳之草

已以言往日明智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言士人

直為曲者以上不好用忠余以蘭為可恃兮蘭懷王少弟

恃枯羌無實而容長實誠也言我以子蘭能進賢達能可

大之貌浮委厥美以從俗兮委棄苟得引乎衆芳言子蘭

質正直之性隨從諂佞苟欲引椒專佞以慢諂兮椒楚大

也諂椒又欲充其佩帟椒菜萸也似椒而非以喻子椒似

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虞蘭芷之問而行淫慢諂諛之心責

又於援引而從不賢之類此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

之既干進而務入兮也干求又何芳之能祗祗敬也言子蘭

自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

變化言時世俗人誰有不變即而從之者乎疾之甚也諛覽

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籬此言觀子椒子蘭變節若

為佞媚以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也言已內行

忠正外佩衆芳此誠可貴茲不芳菲菲而難虧兮也

至今猶未沫沫已也言已所行芬芳歎和調度以自娛兮

聊浮游而求女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已之行度執守及

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及年德方成壯之時周流

四方觀君臣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

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折瓊枝以為羞兮也羞脯精瓊

音日吾將去君而遠行以爲粃音張精鑿也蘇屑也張糧也言我將行乃折瓊

以延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象象牙也言我駕飛

王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德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

似龍玉而世俗莫識也遭吾道夫崑崙兮遭轉也楚人

名轉為遭路脩遠以周流言已設去楚國遠行乃轉至

求同志揚雲霓之晻藹兮揚鬱陰貌藹藹鳴玉鸞之啾啾

鸞鸞鳥也以玉作之著於衡和著於軾啾啾鳴聲言從崑

節度也朝發軔於天津兮天津東極箕斗夕余至乎西極

言已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之鳳皇翼其乘旂

步翼敬也旂旗也高翱翔之翼翼翼翼和貌也言已動順

敬乘旂旗高飛翔翼翼翼和貌也言已動順忽吾行此流沙流沙尚書曰

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也忽吾行此流沙流沙尚書曰

餘波入遵赤水而容與也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

動以清潔自洒飾也也虺蛟龍使梁津兮蛟舉手曰虺小曰西

皇使涉予詔告也西皇帝少驛也涉渡也言我乃虺蛟龍

能渡萬路脩遠以多艱兮艱難騰衆車使徑待騰過也言

險阻多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遠莫能及路不周以左轉

兮不周山名在崑崙指西海以為期使語衆車我所言之

道當過不周出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言之

余車其千乘兮也陳齊玉軟而並馳軟音而並馳我車前後千乘濟

以玉為車轄並馳左右從已者駕八龍之婉婉兮龍統載

八方也載雲旗者言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遠貌

已言也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節徐奏九歌而舞韶兮九

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逮及也奏九歌而舞韶兮九

九德之歌韶樂也九韶舜樂聊假日以媮樂言已德高智

也尚書曰蕭韶九成是也也聊假日以媮樂言已德高智

不遇其時故假日游戲媮樂而已也陟升皇之赫戲平

戲皇天也赫忽臨睨計五夫舊鄉睨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已

舞九韶升天庭據光曜不足以僕夫悲余馬懷兮僕御也

鮮憂猶復顧楚國愁且思也也僕夫悲余馬懷兮僕御也

蜷負局顧而不行蜷局詰屈不行貌也望原諷去時離俗

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也亂曰亂詞指物撮行

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陳詞或去或已矣哉國無人莫
留文來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

我知兮者我懷絕望不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屈原言已矣
故也自傷又何懷乎故都何為思故鄉念楚國也既莫足

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與共行美德善政我將
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九歌四首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
舞因為作九歌之曲託之以諷諫也

屈平
王逸注
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謂寅甲乙辰穆將愉兮上皇上穆敬也愉樂也
一也言已將脩祭祀必擇吉辰撫長劔兮玉珥謂劔也珥也

有德故撫持之也衛璆璆鳴兮琳琅璆璆琳琅皆美玉名也
垂衆佩周旋而舞動鳴五玉璆五音而和且有節度瑤席

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蓋飾清潔也把持也瓊玉為瑱已
靈巫何不持乎乃蕙肴蒸兮蘭藉所藉以蕙草蒸肉也藉藉

把玉枝以為香乃蕙肴蒸兮蘭藉所藉以蕙草蒸肉也藉藉
用白奠桂酒兮椒漿掛漿切桂以置酒中及椒漿以椒置

芳蘭為藉進桂酒也揚枹兮拊鼓拊擊
膳既具不敢寧處親舉枹擊鼓使靈
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

陳列等瑟大倡靈偃蹇兮姣服靈姣好也服飾也
作樂以自竭盡也

靈偃蹇兮姣服靈姣好也服飾也
陳列等瑟大倡靈偃蹇兮姣服靈姣好也服飾也

靈偃蹇兮姣服靈姣好也服飾也
陳列等瑟大倡靈偃蹇兮姣服靈姣好也服飾也

靈偃蹇兮姣服靈姣好也服飾也
陳列等瑟大倡靈偃蹇兮姣服靈姣好也服飾也

靈偃蹇兮姣服靈姣好也服飾也
陳列等瑟大倡靈偃蹇兮姣服靈姣好也服飾也

靈偃蹇兮姣服靈姣好也服飾也
陳列等瑟大倡靈偃蹇兮姣服靈姣好也服飾也

靈偃蹇兮姣服靈姣好也服飾也
陳列等瑟大倡靈偃蹇兮姣服靈姣好也服飾也

靈偃蹇兮姣服靈姣好也服飾也
陳列等瑟大倡靈偃蹇兮姣服靈姣好也服飾也

靈偃蹇兮姣服靈姣好也服飾也
陳列等瑟大倡靈偃蹇兮姣服靈姣好也服飾也

靈偃蹇兮姣服靈姣好也服飾也
陳列等瑟大倡靈偃蹇兮姣服靈姣好也服飾也

菲菲芳滿堂足奮袂 菲芳貌也言乃使姦好之巫披服盛飾舉

五音紛兮繁會五音宮商角徵羽也 君欣欣兮樂康欣喜貌也

康樂也言已重作衆樂合會五音紛然盛美神以歡欣

飽喜樂則身蒙慶祐家受多福也屈原以為神無形聲難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華采五色也若杜若也言

先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靈連蜺反巨員

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潔飾靈連蜺反巨員

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蜺巫迎爛昭昭兮未央爛光貌也

也未央未已也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神頽貌長無極也

蹇將憺兮壽宮蹇得壽故名為壽宮也言雲神既至在於

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雲興而日月龍駕兮帝服龍駕言雲

壽宮歆饗酒食憺然與日月兮齊光神豐澤爵位尊高乃

安樂無有去意也與日月兮齊光神豐澤爵位尊高乃

周章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 靈皇皇兮既

降言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也降下也森遠舉兮雲中疾貌

雲中其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覽冀州兮有餘覽望也

曰冀州餘猶他方也言雲神所在橫四海兮焉窮窮極也

行出入奄忽須臾之間極者也思夫君兮太息君謂極勞心兮憺

憺從觀望四方以志已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

勞歎中心煩憺憺憂心貌也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相君所在土

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尚復猶豫寒誰留兮中洲中洲中水可居者為洲

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行於水中之洲乎以為堯二女妻

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反道死於沅湘之中

因為相夫人也所留蓋謂此二女美要眇兮宜脩要眇好貌也脩飾也言

裳脩也沛沛普吾乘兮桂舟沛行貌也舟船也吾屈原自謂也

船沛然沛然今沅湘兮無波沅湘名使江水兮安流言已乘船常

令沅湘無波涌使江望夫君兮歸來君謂吹參差兮誰思

參差洞簫也言已瞻望於君而未駕飛龍兮北征屈原思

肯來則吹簫作樂君當復誰思念駕飛龍兮北征

行意還亟歸故居也北遭吾道兮洞庭遭轉也洞庭太湖也

敢隨從大道願轉江湖之薛荔拍兮蕙網薛荔拍兮蕙網薛荔香草也網縛也拍

側安委曲之徑欲急至也薛荔拍兮蕙網

也詩曰網承荃撓兮蘭旌荃香草也撓小楫也屈原言已

縵屋乘舟船則以荃為楫望涔陽兮極浦望涔陽兮極浦涔陽名也近附郢

蘭為旌旆動以香絮自脩飾望涔陽兮極浦

極遠也浦橫大江兮揚靈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

誠以世憂念橫度大江揚已精揚靈兮未極極已女嬋媛

兮為余太息女謂女類也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言已

引責之數為已太息悲欲變節而意不能隱思君兮惝惝惝惝側

之言亦欲變節而意不能隱思君兮惝惝

政內自悲傷涕泣橫流能桂擢兮蘭橈擢楫也橈

雖見放棄隱伏山野猶桂擢兮蘭橈斷冰兮積

雪斷冰兮積雪斷冰兮積

芙蓉兮木末拳手取也芙蓉荷華也生水中屈原言已執

而求薜荔登山緣木不可得心不同兮媒勞言婚媾人所好心意不

而采芙蓉固不可得行與君異恩不甚兮輕絕言人交接初淺

功也屈原自喻相與離絕也言已與君義石瀨兮淺淺音淺瀨湍也飛龍兮

同姓共祖無離絕之義水見石瀨淺淺疾流而下將有所

翩翩兮屈原憂愁俯視川水見石瀨淺淺疾流而下將有所

無所登交不忠兮怨長交相怨恨也言已執履忠真雖獲

罪過不敢怨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間言已願及盛也朝明已年

不間暇遂以疏遠朝騁驚兮江臯朝臯言已願及盛也朝明已年

盛時任重馳夕弭節兮北渚弭安也渚水涯也夕以喻衰

安意終鳥次兮屋上信為次也過水周兮堂下周族也言已

於草野鳥次兮屋上信為次也過水周兮堂下周族也言已

已之中眾鳥舍止我之屋上流水周旋捐余玦兮江中玦也

先王所以命臣之瑞也故遺余佩兮澧浦澧離也言已雖

真環即還與玦即去也遺余佩兮澧浦澧離也言已雖

見放逐常思念君設欲遠去猶捐玦采芳洲兮杜若香芳洲

佩置於水涯冀君求已示有還意采芳洲兮杜若香芳洲

叢生水將以遺兮下女遺與也女陰也以喻臣謂已之傳

中杜若以與真正之人時不可兮再得言已願於芳芬絕異之洲

取杜若以與真正之人時不可兮再得言已願於芳芬絕異之洲

思與同志終不更變人時不可兮再得言已願於芳芬絕異之洲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

目眇眇兮愁予美好眇眇然絕異又配帝舜而乃浸命水中

天命之至也

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而遇暗君嫋嫋兮秋風

庭波兮木華下言秋風疾則草木搖湘水波而樹葉落矣登

白蘋兮騁望蘋草秋生與佳期兮夕張佳期謂湘夫人也

言佳也張施也言已願以始秋蘋草初生望平之時鳥萃

兮蘋中萃集習何為兮木上言草中習當在鳥當集木巔而

上以喻所願不沅有芷兮澧有蘭言沅水之外有芬芳之

得夫其所也蘭異於衆草以興湘夫思公子兮未敢言也公子謂湘夫人

人美好於衆草以興湘夫思公子兮未敢言也公子謂湘夫人

故變言公子也言已想若舜之遇二女當須媒也猶慌忽

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言神鬼恍惚忽往來無刑近而視之

也溪麋何為兮庭中名麋獸蛟何為兮水裔蛟龍類也言麋當

蛟當在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當處朝馳余馬兮江皋

野而升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為僕隸朝馳余馬兮江皋

夕濟兮西澨濟水也澨水澤自城聞佳人兮召予予謂也

將騰駕兮偕逝惜俱也逝往也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

侶偶築室兮水中葺之兮以荷蓋屈原困於世上願築室

也也荃壁兮紫壇果荃具為壇播芳椒兮成堂布香椒

棟兮以柱木蘭橈以木橈辛夷楣兮辛夷香草葍房葍白

房室也罔薜荔兮為帷周結也結薜擗蕙櫝兮擗折也

覆楊白玉兮為鎮坐以玉鎮疏石蘭以為芳石蘭香草芷葺

兮荷屋葺蓋繚之兮杜衡繚縛束也杜合百草兮實庭白合

草之華以建芳馨兮蕪門馨香之遠聞者也積之以為門

實庭也也建芳馨兮蕪門蕪也屈原生遭濁世憂愁困極

意欲隨從鬼神築室水中與湘夫人比鄰而處九疑續兮
然猶積芳以爲殿堂脩飾彌盛行善彌高也
並迎九疑山名靈之來兮如雲來迎二女則有神侍送衆
多如捐余袂兮江中袂衣遺余襟兮澧浦襟襦也屈原
雲如捐余袂兮江中袂衣遺余襟兮澧浦襟襦也屈原
共鄰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奉汀洲兮杜若汀
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適九夷也
也將以遺兮遠者絕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采平洲香草
以遺之共與時不可兮驟得也驟數聊逍遙兮容與言富貴
修道德也時難值不可數得聊
且時難戲以盡年壽也

文選卷第三十二

文選卷第三十三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騷下

屈平九歌二首

九章一首

卜居一首

漁父一首

宋玉九辯五首

招魂一首

劉安招隱士一首

九歌二首

屈平

王逸注

少司命

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

言已供神之室閑而清靜衆香之草又環其堂下羅列而生誠

司命君所宜幸集也

綠葉兮素華芳菲菲兮襲予

襲及也予我也言芳草茂盛吐葉

華芳香菲菲上及我也

夫人自有兮美子

夫人謂萬民也

蓀何以兮愁苦

謂蓀

司命也言天下萬民人入自有子孫

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

司命可爲主握其年命而用思愁苦

紫壘

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草

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

目成

言萬民衆多美人並會盛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睨而相視成爲親親也

入不言兮出

不辭

言不神往來忽難知也

言乘回風兮載雲旗

言司命

風載雲其形貌不可得見

悲莫悲兮生別離

乃長歎曰人居世悲哀莫

痛與妻子生別離傷已當之也

樂莫樂兮新相知

言女始相知之樂莫大於男

言已無新相知之憂

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

言命被

服香淨往來奄忽難當值也

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

言司

去暮宿於天地之知誰待於

與汝遊兮九河衝飈起兮水

揚波與汝沐兮咸池

咸池星名晞汝髮兮陽之阿

陽不晞阿曲阿日所行也言已願託司命俱沐咸池乾髮陽阿齋成絜已奠蒙天祐也

望美人兮未

來司命也臨風恍兮浩歌

恍失意貌也言已思望司命而

至也而來

孔蓋兮翠旌言司命以孔雀之翅爲車蓋登九天

兮撫彗星上九撫持彗星中央也言掃除邪惡輔仁昇九天之竦長劍
兮擁幼艾以誅絕惡擁護萬人也言司命持長劍
兮為民正言司命執心公方無所阿私善者
惡者誅之故宜為萬民之正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有人謂山鬼也阿曲隅也
被薜荔兮帶女蘿女蘿菟絲

也言山鬼彷彿若人見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菟絲為帶也薜荔菟絲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香忽無形故衣之

以爲既含睇兮又宜笑容美目盼然又鬼之狀體含妙子

慕予兮善窈窕言山鬼之兒既窈窕好貌也詩云窈窕淑女

好姿是故來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

與山鬼出入乘赤豹從神狸結桂
被石蘭兮帶杜衡石蘭杜衡皆香

草折芳馨兮遺所思所思謂清絜之士若屈原者也言山

折香馨相遺以同其志也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言山鬼

在幽昧之內終不見天地所以路險難兮獨後來言所處

路阻險又難故表獨立兮山之上表特也言山鬼後到獨

雲容容兮而在下香冥冥兮羌晝晦言山鬼所在至高雲

晦東風飄兮神靈雨飄風兒也詩云匪風飄兮言東風飄

感風雨相和屈原留靈脩兮憺忘歸靈脩謂歲既晏兮

孰華予晏晚也孰誰也言已宿留懷王與其還已心中憺

華采三秀兮於山間逸曰三秀
石磊磊兮葛蔓蔓言已

芝草以延年命周旋山間采而來之隱處者也言石葛者

兮撫彗星上天撫持彗星中央也言司命輔仁賢九天之竦長劍
兮擁幼艾以誅絕惡擁護萬人也言司命持長劍
兮為民正言司命執心公方無所阿私善者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有人謂山鬼也阿曲隅也被薜荔兮帶女蘿女蘿菟絲

也言山鬼彷彿若人見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菟絲為帶也薜荔菟絲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香忽無形故衣之

以為既含睇兮又宜笑睇微目盼也言山鬼之狀體含妙子

慕予兮善窈窕言山鬼之兒既窈窕好貌也詩云窈窕淑女

好姿是故來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香

山鬼出入乘赤豹從神狸結桂被石蘭兮帶杜衡石蘭杜衡皆香

草折芳馨兮遺所思所思謂清潔之士若屈原者也言山

折香馨相遺以同其志也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言山鬼

在幽昧之內終不見天地所以幽篁竹林路險難兮獨後來言所處

路阻險又難故表獨立兮山之上表特也言山鬼後到獨

雲容容兮而在下香冥冥兮羌晝晦言山鬼所在至高雲

東風飄兮神靈雨飄風兒也詩云匪風飄兮言陰陽相

感風雨相和屈原留靈脩兮憺忘歸懷靈脩謂歲既晏兮

自傷獨無和也孰華予晏晚也孰誰也言已宿留懷王與其還已心中憺

華采三秀兮於山間逸曰三秀石磊磊兮葛蔓蔓言已

芝草以延年命周旋山間采而求之終不能得但見山石

磊磊葛草蔓蔓或曰三秀秀才之士隱處者也言石葛者

喻所在怨公子兮悵忘歸公子謂公也言所以怨公也深也故我悵然失志而忘歸也君思我兮不得間言懷王時思念我顧不

議山中人兮芳桂若山中自謂也飲石泉兮蔭松柏言已雖

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爲芬芳飲石泉之水君思我兮然

疑作言懷王有思我時然雷填填兮雨冥冥後啾啾兮

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言已在深山之中遭雷電暴雨

懼失其所也或曰雷爲諸侯以喻政木以喻人雷填填者君

妄怒也風颯颯者後啾啾者民驚駭也思公子兮

徒離憂言已恐子椒不九章一首序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

所陳忠信之道長明主也

屈平

王逸注

涉江

余幼好此竒服兮竒異也或曰年既老而不衰衰憊也

之服履忠直之帶長鈇之陸離兮長鈇劍名也其所握長

冠切雲之崔嵬崔嵬高貌也言已內脩忠信之志外帶被

明月兮佩寶璐在背曰被寶璐美玉也言已背被明月世

溷濁而莫余知兮溷亂也吾方高馳而不顧言時世貪亂

有知我之賢然猶高駕青虬兮青虬螭神獸宜於

行抗志終不回曲也駕青虬白螭駕乘以喻賢人清

白宜可也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重華舜名也瑤玉次玉也

玉圃猶言遇聖登崑崙兮食玉英猶言坐明與天地兮比

壽與日月兮齊光言已年與天地相敵哀南夷之莫吾知

度也言已遭放棄以明旦時始去遂渡江乘鄂渚而反顧

湖之水言明旦之者紀時明刺君不明也

兮乘登也鄂欸秋冬之緒風欸軟也緒餘也言已登鄂渚

愁而長歎之步余馬兮山阜邸余車兮方林地名言我方林

壯強行山阜無所驅馳我車聖牢拴於方林無所載任乘

船船余上沅兮船有窓齊吳榜以擊汰吳榜船擢也汰

乘窓船西上沅湘之水士卒齊舉大擢而擊水波自傷船

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疑惑也滯留也言士衆

流使已疑惑有朝發枉渚兮地名夕宿辰陽辰陽亦地名

竟還之者也朝發枉渚兮地名夕宿辰陽辰陽亦地名

其端直兮苟誠雖僻遠之何傷僻在也言我惟行正直之

稱無害疾也故論語入溲浦余儻徊兮溲水也迷不知吾之

所如雖循水涯意猶迷惑不知所之深林杳以冥冥兮

茂乃猿狖之所居非賢士山峻高以蔽日兮言嶮岨下幽

晦以多雨言暑濕霰雪紛其無垠兮涉冰凍雲霏霏而承

字室屋况沒與天連也或曰日以喻君山以喻臣霰雪以

下幽殘賊以多雨者羣下專擅施恩惠也霰雪紛其無垠者

也哀吾生之無樂兮遭遇讒佞幽獨處乎山中遠離親戚

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終不易志固將愁苦而終窮無聊

身困接輿髡首兮隨枉曲也桑扈羸行接輿楚狂也羸行頭也固將愁苦而終窮無聊

原不隱士也容於世引比隱者以自慰屈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

以亦伍子逢殃兮伍子胥也越夫差不聽遂賜劍而自殺後越竟滅

吳故逢比干比干菹醢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淫惑妲己作糟

乃殺紂怒妲己曰聖人之心有七孔醢於是與前世而皆然兮

謂行忠直而遇患吾又何怨乎今之人君若紂夫有迷亂之

忠信滅國亡身當何余將董道而不豫兮董正也豫猶豫

賢執忠被害猶正身直行固將重昏而終身昏亂也言已雖見先

父莞余而笑笑離鼓枻而去叩船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

喻世可以濯我纓沐浴滄浪之水濁兮喻世可以濯我足

昭明直隱遂去不復與言合道

九辯五首序曰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辯

宋玉陳說道德以變說君也宋玉屈原弟子閔

王逸注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也

悲哉秋之為氣也寒氣聊爽蕭瑟兮陰令促急草木搖落

華葉隕零而變衰形體易色枝枯槁也自傷憔悴兮思念

心自傷也若在遠行遠客出去登山臨水兮外高遠望送

將歸還族親別逝沈寥兮寥寥曠蕩而虛靜也或曰沈天高

而氣清照秋天高朗體清明也言天高朗寂寥兮源瀆頃流

收潦而水清溝無溢潦君昏亂不聰明也言川水夏濁惜悽增歎

兮愴痛感動薄寒之中人變我肌膚愴悵憤恨兮中情愴

得去故而就新志初會鈕鏗坎廩兮數遭患禍貧士失職失

冠財物逢而志不平意未明也廓落兮喪志失耦羈旅而無

友生遠客寄居惆悵兮後黨失輩而私自憐竊自念已燕

翩翩其辭歸兮將入大海蟬寂寞而無聲蟬翼而代

嗷而南游兮羣雌和樂鳴啁啾而悲鳴奮翼于而

寒將穴處而嗚獨申旦而不寐夫燕蟬過

兮夜坐視瞻哀蟋蟀之宵征見蜻蛚之夜行自傷放棄與

蟋蟀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時豐臺而過中兮過年已

毛詩曰豐臺進貌蹇淹留而無成雖久壽考

悲憂窮蹙兮脩德見過獨處廓孤立特止有美一人兮尊位

服王好謂心不釋內結藏也去鄉離家兮背遠邑里來遠

客去郢南征超道遙兮遠出遊逝今焉薄皆欲止無賢專思

君兮執心一意不可化同性親君不知兮聰明淺短可

柰何頑富難蓄怨兮積思結恨在心心煩憺兮忘食事

思君念主願一見兮道余意舒寫忠誠君之心兮與余異

猶方圓殊性車駕兮竭而歸欲返國也不得見兮心悲流自

路隔倚結軫兮大息伏車重軫涕瀉瀉也潺湲潺湲也露軼軼也

慷慨絕兮不得中心志恨中替亂兮迷惑思食煩惑私自

憐兮何極哀祿命薄心怛怛兮諒直志行忠正

皇天平分四時兮雅曰四時利為通正竊獨悲此凜秋

微霜凄愴兮白露既下降百草兮萬物羣生將被害也奄離披此梧楸

痛傷茂木去白日之昭昭兮遠離天明襲長夜之悠悠永

冥冥而離芳藹之方壯兮去已盛美余委約而悲愁身病

窮也憂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君不弘德也冬又申之以嚴霜刑

刻峻而收恢良之孟夏兮春生夏長人君則之以養萬物

秋殺冬藏亦順其宜而行刑罰故君賢臣忠政合大中則

品庶安寧萬物豐茂上開下僞用法殘害則貞良被害草

木枯落故宋玉援引天時託譬草木以茂美樹然坎僚而

沈藏也民無住足算巖巖葉菸邑而無色兮顏容變易枝煩

拏而交橫柯條糾錯顏滂溢而將罷兮無潤澤也柯彷彿

而委黃腹內空虛前櫛捺之可哀兮華葉已落形銷鑠而

瘵傷身體焦枯惟其紛糅而將落兮蓬茸值外恨其失時

而無當年值聖主覽駢轡而下節兮安步徐馬聊逍遙以

相羊且徐低徊歲忽忽而道盡兮年歲逝往恐余壽之弗

將懼我性命也悼余生之不時兮後三王也逢此世之任攘

卒遇譖也澹容與而獨倚兮無朋黨也蟋蟀鳴此西堂自

傷已與心怵惕而震盪兮思慮傷動何所憂之多方內念

及兄仰明月而太息兮上告昊天步列星而極明周覽九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蕙草芬芳以興紛旖旎乎都房被

雨而飛颺隨君嗜欲而回傾也夫風為彌令雨為德惠故何曾華之無實兮外貌若忠從風

以為君獨服此蕙兮體受正氣嗟無以異於

眾芳乃與佞臣閔奇思之不通兮傷已忠策將去君而高

翔適彼樂土心閔憐之慘悽兮內自哀念願一見而有明

與偽惑也重無然而生離兮而遂放也中結軫而增傷肝

破裂心剖豈不鬱陶而思君兮憤念蓄積君之門以九

重門闢高閉猛犬狺狺而迎吠兮諷佞諂關梁閉而不

通問人承指也皇天淫溢而秋霖兮久雨連日后土何時而

得乾山阜濡澤塊獨守此無澤兮不羨恩施仰浮雲而永

歎憇天語神何時俗之工巧兮造詐偽也背繩墨而改錯遠廢聖典背

而不乘兮與比干也策駑駘而取路言任豎刁當世豈無

騏驥兮家管有稷契誠莫之能善御世無堯舜見執轡者非

其人兮遭值禁紂故駒跳而遠去披髮為奴鳧雁皆啜夫

梁藻兮小祿也鳳愈飄翔而高舉賢者伏匿園鑿而方

杓兮正直邪枉行殊則也吾固知其鉏鋸而難入若粉墨也衆鳥皆有

所登樓兮羣伎並進鳳獨遑遑而無所集孔子棲棲願銜

牧而無言兮意欲括囊也常被君之渥洽前蒙寵遇太公九

十乃顯榮兮呂尚者老誠未遇其匹合遭值文王謂騏驥

兮安歸謂鳳皇兮安棲集棲梧桐變古易俗兮

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不量才能騏驥伏匿而

不見兮鳳皇高飛而不下之智者遠逝鳥獸猶知

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歸老大公驥不驟進

而求服兮而辭相也鳳亦不貪餽而妄食而逃亡也君棄

遠而不察兮而介自放也雖願忠其焉得而申生至孝欲寂寞

而絕端兮而不言也竊不敢忘初之厚德常受祿惠獨悲

愁其傷人兮纏結摧馮鬱鬱其何極憤懣盈胃

招魂一首序曰招魂者宋王之所作也宋王憐哀

延其年專也

宋王

王逸注

朕幼清以廉絜兮朕我也不求曰清不身服義而未沫

也言我少小脩清絜之行身服仁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

蕪穢牽引也不治曰蕪多草曰穢言已施行常以道德為

所用上無所考此盛德兮考校長離殃而愁苦已履行忠

信而遇閻王上則無所考校帝告巫陽巫陽謂天也女曰曰

有人在下我欲輔之人謂賢人也招屈原也宋玉上諫天

屈原在下方我欲輔之輔也魂魄離散汝筮予之魂魄者身之精

也所以經緯五藏保守形體也筮曰筮尚書曰史之著龜

言天帝哀閻屈原魂魄離散身將顛沛使巫陽筮問求索

得而與之巫陽對曰掌夢巫陽對天地官所主職也上帝其

命難從言天帝難從掌夢也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不能

復用巫陽焉謝去也巫陽言後世急懽必先筮問求魂魄所在

脩用也但招乃下招曰巫陽受天帝之命因魂兮來歸還歸

身去君之恒幹恒常也幹體也易何為兮四方些當使人

待養命何為去君之常體而遠之四方乎夫人須魂而生也

楚人名里舍君之樂處而離披不祥些舍置也祥善也

樂之鄉以觸衆惡也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託寄也

可以託些託寄也長人千仞唯魂是索些七尺

曰伊索求也言東方有長人國也十日代出代更流金鑠石

些鑠銷也行其東方有扶桑之木十日並在其上彼皆習之

魂往必釋些釋解也行到身必解爛也習歸來歸來不可

以託些誠言魂宜急來歸此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南

方之俗其人無雕題墨齒雕畫也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為

醢些醢醬也言南極之人雕畫其額齒牙盡黑常食蜃

蛇蓀蓀積聚大蛇蓀蓀封狐千里些封狐大狐也言炎土之

欲齧人又有大狐健走雄虺九首往来倏忽吞人以益其

心些倏忽疾恙鬼也言復有雄虺一身九頭往来歸來歸

来不可久淫些淫遊也言其惡如此魂兮归来西方之害

流沙千里些流沙滑晝夜流行從橫千里又無舟航者也

旋入雷淵淵旋轉也靡散而不可止些靡碎也言欲涉流沙

轉而行身雖靡碎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曠大也宇野也

免野脫其外復有曠遠赤蟻若象蟻蚍也玄蠶若壺些壺乾

飛蜂腹中有赤蟻其大如象又有大五穀不生叢管是食些

柴棘為叢管茅也言西極之地不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

些言西方之土温暑而熱焦爛人身彷徨無所倚廣大無

肉言渴欲求水無有源泉不可得也

所極些其倚依也言欲行不可極也彷徨無所倚廣大無

遺賊些往者自予賊害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增水

峨峨飛雪千里些言北方常寒其冰重累峨峨如山歸

來歸来不可以久些言其寒殺人也魂兮归来君無上天些

天不可也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獸執其開閉言九重使神虎

而殺之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多言有夫夫一身九頭強梁

也千枚豺狼從目往来佻佻些有佻佻行聲也詩曰佻佻奔夫

佻来其聲佻佻人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不投擲也言先懸其頭

用之嬉戲疲倦已後乃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投人巳訖

擗於深淵之底而棄之

上致命於天帝然歸来歸来往恐危身些往則逢害魂兮

後乃得眠臥也

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幽都地幽下幽冥故曰幽所治也土伯九約

其角鬻鬻些地土伯右土之侯伯也約屈也鬻鬻角利兒言

敦腋血拇敦厚也腋背也逐人馭馭些馭馭走兒也言

厚背逐人馭馭其走捷疾以手中血湯汚人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言土伯之狀廣肩

肥大而有三目身又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甘美

害也此物食人不旋踵為甘魂兮歸來入脩門些脩門郢城門

美往也必自害不旋踵魂兮歸來入脩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工巧也

欲以感激懷王使還之也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篝落也縷落也

倍也言選擇名工巧辯之巫使秦篝齊縷招呼君倍道先行在巧宜隨也招具

些綿纏人也絡縛也言為君魂作衣乃使秦人織其招具

該備永嘯呼些備該亦備也言撰設甘美招魂

者陽也陰主魂陽主魂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反還也故古

之古處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土伯東有長人西有赤蟻南有

雄虺北有增冰皆像設君室像法靜間安些無聲曰靜室

為君造設第室法像舊廬所高堂邃宇邃深也檻層軒些

檻層軒也從曰檻橫曰楹楹板也言所造之室其堂高層

臺累榭之層累皆重也謂之臨高山些言復作層重之臺

眇上乃臨於高山也或網戶朱綴網戶綺文綴也刻方連

些刻鏤也橫木關柱為連言門戶之楣皆刻冬有突夏突

室也夏大屋也詩云於我夏室寒些屋隆冬寒則有大

堂熟則有寒涼也陰川谷徑復谷源過為川注谿為流潺湲些所言

智羣聚羅列竟於娥眉曼睩曼澤也睩視也目騰光些騰馳也

洞達滿房室也之兒娥眉玉兒好目曼澤時睩靡顏膩理靡緻也遺視睩

些遺視精光騰馳感人心也靡顏膩理靡緻也遺視睩

幕大帳也侍君之間閑些觀帳幕之言願侍君間靜而宴游

翡翠博飾高堂些博復以高堂以樂君也紅壁沙版赤

貌也沙玄王之梁些白玄黑也言堂上四壁背壁色令王之

梁五采也仰觀刻桶畫畫言龍仰視屋之椽椽皆刻坐堂伏檻檻

也臨曲池些臨曲水清池上可漁釣也芙蓉始發芙蓉蓮

芰荷些芰菱錯羅列而生俱盛兒也或有芙蓉始發其倚

若古后切紫莖屏風屏風也水文緣波些於池復有水莖紫

色風起水動波綠其葉而生文也或曰文異豹飾豹猶虎

侍陂陀些陂陀長陸也言侍從之人皆衣虎豹之文異采

君遊陂池軒輶既低軒輶皆輕車也步騎羅些能行為步乘

也言官屬之車既已屯止步蘭薄戶樹薄附也瓊木籬些

柴落為籬言所造舍種樹蘭蕙附於門戶魂兮歸來何遠

為些遠為四方室家遂宗食多方些方道也言君九

之入和多方道也飲食稻粢穠麥稻稌也稌稷也稷稷也

也也也辛甘行些辛謂椒薑也甘謂飴蜜也言取豉汁調和以

也肥牛之臄臄若熟爛也言取肥牛之臄

珠切和酸若苦陳吳羔此言吳人工作羹和調并酸濡鼈

炮羔羔羊子也有柘漿些柘諸蔗也言復以飴蜜濡鼈炮羔令

鵠酸鵠鵠小雁也煎鴻鵠些鴻鵠也鵠為鵠小鵠雁

令煎熬鴻鵠也露雞臠蠋菜曰臠端大龜也蠋以規切厲而

不爽些厲烈也爽敗也楚人名羹曰爽言乃復烹露粗糲

蜜餌有餒餒些餒餒餒也以蜜和米麪熬煎作粗糲

蜜勺瑤玉也實羽觴些復有玉瑤羽觴也言食已

口挫糟凍飲挫捉也耐清涼些耐醇酒也言盛夏則為覆

居之冰上然後飲之酒華酌既陳非也有瓊漿些言酒尊

酌陳列復有玉漿歸來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言君意所

急來歸還反所居故室也肴羞未通羞進也肴羞未通

孫承事恭敬長無禍害也陳鍾按鼓也造新歌些

言肴膳已具進舉在前賓主之涉江采菱楊發荷些楚人歌

造為新曲之歌與眾絕異美人既醉朱顏酡

已涉彼大江南入湖池來取菱芰發揚荷美人既醉朱顏酡

葉喻屈原背去朝堂隱伏草澤失其所也美人既醉朱顏酡

些朱赤也醜箸也言美女飲唱娛光眇視娛戲也目層波

些波華也言美人醉樂顧望娛戲身有光文眺視被文服

織文謂綺綉也麗而不奇些麗美貌也言美女被服綺繡

麗誠足惟奇也長髮曼鬢也曼澤豔陸離些豔好貌也左氏

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言美人長髮也二八齊容

工結鬢鬢滑澤其狀豔美儀貌陸離而難形也二八齊容

齊同起鄭舞些鄭舞鄭國舞也言二八美女其儀容齊折

屈而也也祗若交竿撫案下些同撫抵也言舞者便旅衣祗掉搖

而徐徐也也等瑟狂會狂猶也填田田鳴鼓些填擊也言衆樂並會

以進也音宮庭震驚發激楚些激清聲也言衆樂普會宮

作激楚之聲也吳歛俞蔡謳吳蔡國名也奏大呂些大呂律

官曰舞雲門奏大呂呂言乃復使吳人歌謠蔡士女雜坐亂

而不分些言醉飽酣樂合尊促席男女雜坐比放陳組纓

也組纓班其相紛些紛亂也言男女共坐除其威嚴放其冠

鄭衛妖玩來雜陳些鄭國國名也妖玩好女也陳

而陳列俱坐也激楚之結也結吉結頭鬢獨秀先些鄭秀異也言

之工於服飾其結殊形能感楚人也崑崙蔽象碁崑崙王蔽薄著

或言崑崙路今有六簿些投六簿行六碁故為六簿也言宴

為碁妙也分曹並進曹偶也道相迫些並進校巧投箸行碁轉

且好也也曹並進者謂並用射禮進之也成臯而牟倍勝呼五白些

五白簿齒也言已碁已臯當成年勝射張晉制犀比晉國

食碁下遊於窟故呼五白以助投者也費白日些費光兒也言晉國工作簿碁著比集

制作者也也費白日些費光兒也言晉國工作簿碁著比集

鏗鐘搖箎鏗撞也揆梓瑟些揆鼓也言衆賓既集簿以相

鼓琴瑟揆也娛酒不廢也沉日夜些廢言雖以酒相娛樂不

忘憂也或曰娛酒不廢且耽言晝夜以酒相樂也也蘭膏

明燭華燈錯些言鑿鏡盡雕琢錯鑲結撰至思撰猶蘭芳

假些假至也書曰假于上下言蘭芳以喻賢人君人有祈

假些假至也書曰假于上下言蘭芳以喻賢人君人有祈

極同心賦些

賦誦也言衆座之人各欲盡情耐飲既盡歡

樂先故些

故舊也言飲酒作樂盡已歡欣鬼兮歸來反故

居些

言鬼神宜急來歸還楚國亂曰獻歲發春兮獻進汨

吾南征些

物皆感氣而生自傷放逐獨南行也

爾雅曰菜

白芷生些言屈原放持菜蘋之草其葉適齊白

猶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也

路貫廬江兮左長薄貫出也廬江長薄地

東行過歷長薄在江北時

倚沼畦瀛兮沼池也畦猶區也瀛中

瀛曰遙望博池

博平也言循江而行遂入青驪結駟兮

純黑為驪結連也

齊千乘官駕馬或青或黑連車下乘

皆同懸火延起兮玄顏蒸

君懸燈也言天也言已時從

起燒於野澤煙上步及驟處兮

驟走也誘騁先馳也言獵

時有步行者有乘馬走驟者有處止抑騫若通兮

抑止也騫馳也

若順引車右還

還轉也言抑止馳騫者順通與王趨夢兮

課後先

伯比與鄭公之女淫而生子奔諸夢中言已與懷

王俱獵趨於夢澤之中

君王親發兮發射憚青兕憚驚也

是時親自射獸驚青兕牛而不能制也言朱明承夜兮

朱明

謂日也時不可淹

淹命將老不可久處當急來歸也

被徑兮

徑路也被覆斯路漸被徑路人無來取者水卒增

溢漸沒其道將棄捐也以言賢人湛湛江水兮

湛湛

楓君惠而身放棄曾不如樹木得其所也或曰水旁林木

有

中鳥獸所聚 **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言湖澤博平春時草短不可居也

傷心也或曰蕩春心蕩滌也言春時平望遠可以滌蕩愁思之心 **魂兮歸來哀江南** 言魂

急來以歸誠可哀傷不足處也 **招隱士一首** 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徒閔傷屈原身雖沈沒名德

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 **劉安** 漢書曰淮南王安為人好書招致賓客數

王使宗正以符節劾 **王逸注** 使宗正以符節劾

王使宗正以符節劾 **桂樹叢生兮** 桂樹芬香以興山之幽遠去朝廷偃蹇連卷

今容貌美好 **枝相繚** 信義枝結條理成也以言才 **山氣隴**

險阻也 **嶺峩峩** 嶺峩峩薛也 **谿谷嶄巖兮** 崎嶇

志樂佚也 **虎豹嗥** 猛獸爭食欲相齧也以言山谷之中幽

者之偶也 **攀援桂枝兮** 遠望愁也 **聊淹留** 便旋中野 **王孫**

遊兮 **不歸** 棄室家也 **春草生兮** 萬物蠢動 **萋萋**

垂條吐葉 **歲暮兮** 年齒已老 **不自聊** 中心煩亂 **蟪蛄鳴兮**

喜呼號也 **啾啾** 秋節將至悲啾啾也 **洞荒忽** 亡妃 **罔兮沕**

霧也 **山曲** 盤結也 **心淹留兮** 絕也 **洞荒忽** 亡妃 **罔兮沕**

失也 **慄兮慄** 心剝也 **虎豹** 嶮 **叢薄深林兮** 攢荆人

也 **慄兮慄** 心剝也 **虎豹** 嶮 **叢薄深林兮** 攢荆人

上慄 **色也** **嶮嶮** 嶮嶮 **碣磈** 嶮嶮 **嶮嶮** 嶮嶮

也 **嶮嶮** 嶮嶮 **碣磈** 嶮嶮 **嶮嶮** 嶮嶮

也 **嶮嶮** 嶮嶮 **碣磈** 嶮嶮 **嶮嶮** 嶮嶮

也 **嶮嶮** 嶮嶮 **碣磈** 嶮嶮 **嶮嶮** 嶮嶮

也 **嶮嶮** 嶮嶮 **碣磈** 嶮嶮 **嶮嶮** 嶮嶮

兮交扶錯林木莢飀莢音跋青莎雜樹兮草木薺草薺音薺

靡披敷風白鹿麋麋兮衆禽或騰或倚殊異狀貌嶮嶮兮嶮音峨

峨甚殊角淒淒兮淒淒音淒淒淒淒音猼猼兮猼音熊羆百獸皆慕類

兮以悲哀已不遇也從此已上皆陳山林傾危草不茂盛

還歸也攀援桂枝兮配託香木聊淹留待明時也虎豹鬪兮

殘賊之獸忽急怒也熊羆咆跳貪殺之獸禽獸駭兮雉兔之羣也亡其曹

遠離鄉黨也王孫兮歸來旋反舊也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誠

患害難隱處也失羣偶也王孫兮歸來旋反舊也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誠

文選卷第三十三

文選卷第三十四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七上

枚叔七發八首

曹子建七啓八首

七發八首七發者說七事以起發太子也猶楚詞七諫之流

枚叔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善屬辭武帝以安車徵乘道死也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

間乎言玉美之也史記新垣衍謂魯連曰觀先生之太子

曰憊謹謝客謝文曰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字和平

太子方富於年凡人之幼者將來之意者久耽安樂日夜

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轡言邪氣入內而為逆其堅若結

素問岐伯曰邪氣內著絕人長命紛屯澹淡噓唏煩醒

淡澹憤鬱煩悶之貌也王逸楚辭注曰歔歔啼兒方言曰

矯氏曰病由精慮煩散也惕惕怵怵不得瞑尚書曰怵

夜以興素問岐伯曰不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素問曰何謂

奪則虛黃帝八十一聲精神越漑百病咸生神勞氏春秋曰精

詩越散也鄭玄毛聰明眩曜悅怒不平眩曜惑亂見也

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鄭玄禮記注曰廢止也

聽大命以傾莫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

至於是也言賴君安樂時有此疾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

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傳父欲交無所禮記曰古者

為保母鄭玄曰保內有慈母又曰其次飲食則溫淳其臙脰

醲肥厚溫淳謂九味之厚也齒而損精說文曰臙腴易破

也臙昌芮切臙肥肉也池真衣裳則雜暹曼煖燂燂熱暑

曼輕切細也說文曰燂火熱也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

挺解也韓子曰雖與金石相弊燕天下未有日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挺猶動也賈逵國語注曰鑠銷也

况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

傷血脉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蹇痿之機呂氏春秋曰

則以輦務以自佚命曰怡蹇之機高誘曰怡至也蹇機門內之位也乘輦于宮中游翔至於蹇機故曰務以佚也枚

乘而引怡蹇而為蹇痿未詳乘之謬為好洞房清宮命曰寒

熱之媒呂氏春秋曰室大多陰臺高多陽多陰則蹇多陽

蹇不能行也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呂氏春秋曰靡曼皓齒

如伐性之斧高誘曰靡曼細理弱肌美色也皓齒謂齒也

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呂氏春秋曰爛腸之食廣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

味實口爽傷故謂之爛腸之食廣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

雅曰脆弱也清歲切膿厚之味也

委隨筋骨挺解王逸楚詞注曰解離也血脉淫濯手足惰

淫濯謂過度而且人也前雅曰淫過也又曰濯大也郭璞方言注曰隨懈墮也應劭漢書注曰羸弱也餘乳切

越女侍前齊姬奉後越絕書曰越王飾美女西施鄭巴使

有天人遺西施鄭巴越不取當使獻之大王吳王大悅

齊姬齊女也毛詩曰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如溥漢書注曰

總稱也往來游醮縱恣于曲房隱間之中此其餐毒藥

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王逸

楚詞注曰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史記扁鵲

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得長桑君禁方視病盡見五臟韓子

曰扁鵲謂晉栢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若在骨髓

司命不能鑿也栢侯初不信後病遣召扁鵲過栢侯遂

今如天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禮記曰博聞

子之君承間語事變度易意楚詞曰願承常無離側以為羽

翼高誘注呂氏春秋曰羽翼佐也淹沉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

至哉唐猶也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

道說而去也言可無用藥石唯可用要言也莊子瞿鵠子問長梧子曰夫子以為孟浪之言也而我以為

為妙道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

有尺而無枝周禮曰龍門之琴瑟孔安國尚書傳曰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魯遮子曰東方有松樅高

千仞而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鬱結隆高之貌也說文曰扶疏四布

也張晏漢書注也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包咸論語注曰輪菌委曲也

湍流遡波又澹淡之遡波逆流之波也澹淡恬蕩之貌也其根半死半生冬

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觸感

也莊子曰異鵲感周之類也朝則鸞黃鵠鳴鳴焉爾雅曰鸞鵠黎黃高唐賦曰王雉鸞黃禮

記曰仲冬曷且不鳴鄭玄曰曷且鳥也郭璞方言且也暮則

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下楚辭鷦鷯鳴翔乎其下楚辭

而悲鳴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擊斫斬以為琴野蘭之絲以

為絃論語曰師擊之始閔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鄭玄曰師擊魯太師也以其工琴謂之琴擊猶京房善易謂

之易京野蘭野蠶成繭被山東觀漢記孤子之鈎以為隱九

寡之珥以為約古樂府有孤子生行賈達國語注曰鈎帶鈎也

前長八分列女傳曰魯之母師九子之寡母也不幸早喪夫獨與九子居蒼頡篇曰珥珠在耳也珥人志切字書曰約亦的琴徽也都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為之歌師堂樂師也韓詩外傳曰

狹切的琴徽也都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為之歌韓詩外傳曰

孔子學鼓琴於師堂子京而不進師堂子京曰夫子則可以

進孔子子曰立己得其曲未得其數也琴道曰堯暢達則兼

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列子曰伯牙善鼓琴也歌曰麥秀漸兮雉朝飛

賦宋玉笛曰秀漸兮鳥華翼坤蒼向虛壁兮背槁槐說文曰棗與依絕

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

不能行蚊蟻蟻聞之柱喙而不能前周書曰蚊行喙息

生類之行皆謂之蚊又曰蟻蟻也居北切方言曰南楚或謂蛄為蟻爾雅曰蟻蟻也柱陟羽切此亦天

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聽之手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犛牛之腴菜以筍蒲說文曰犛以芻莖養國牛也國

安胡之飴禮記曰士無故不殺犬豕和謂和羹也鄭玄

古字通山膚未詳楚山也安胡未詳一曰安胡彫胡也宋

王諷賦曰為臣搏之不解一啜而散禮記曰無搏飯徒完

切於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至味又白公曰伊尹說湯以

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熊蹯之臠勺藥之醬左氏傳曰宰

合者易牙嘗而知之薄者之炙鮮鯉之膾薄者

賦注曰藥和齊鹹酸美味也秋黃之蘇白露之

未詳一曰薄切獸者之內而以為炙也

茹菜之蘭英之酒酌以滌口漢書曰百味旨酒布蘭生

生山梁之餐黍豹之胎論語子曰山梁雉時哉時哉鄭

粟杜預庄氏傳注曰黍養也音宦六韜曰武王伐紂得二

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有妖乎對曰有殷君陳玉杯象箸

之玉杯象箸不盛菽藿小飴大獸如湯沃雪說文曰獸飲也

易也家語孔子曰人之
棄惡如湯之灌雪焉
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

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

漢書曰趙地鍾岱石北迫近胡如淳曰鍾所在未聞石山險

之限在上黨曲陽呂氏春秋曰代故馬君宜馬齒至也言以未詳或說曰公羊傳曰先軫謂晉侯曰君馬齒至也

齒至矣馬駕車也戰國策曰驥之

前似飛鳥後類距虛曰駿

馬有晨風黃鵠皆取鳥名馬言走疾若飛也范子曰穉麥千里馬必有距虛呂氏春秋曰距虛鼠而後免前

服處躁中煩外

也穉麥分劑而食馬肥故中躁而外煩傳慶鄭謂晉侯曰今乘異產將

與人易張脉債興外強中乾 羈堅轡附易路 易平也於是

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季為之右

呂氏

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心文子曰伯樂相之王良御之史記曰周繆王使造父為御

西巡狩秦缺未詳韓子曰夫獵託車輿之安用六駕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今捨車輿則雖樓季

之走無時及獸矣許慎淮南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子注曰樓季魏文侯之弟也

能起之 野之御善則善矣其馬將必佚也 於是使射干鎰

之重爭千里之逐 史記曰田忌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孫

是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忌然之與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之上駟與彼

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一駟既馳三革而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千金賈逵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韓子曰王子期為

趙簡王取道爭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千里之發也

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

無有 景夷臺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荆山在荊州郭璞山海經注曰汝水出魯陽山東北入淮海汝稱海大言

無有海經注曰汝水出魯陽山東北入淮海汝稱海大言

之也戰國策魯君曰楚王登京臺南望獵於是使博辯之

山左江右湖其樂之忘死無有天下無有於是使博辯之

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趙岐孟子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

禮記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

虞懷之宮名也連廊四注鄭玄周禮注曰四臺城層構

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黃堂為涅溇章白鷺孔鳥

鷓鴣溇章鳥名未詳鸚鵡鵲鸚鵡翠鬣紫纓纓鬣有毛也鸞龍德牧

邕邕群鳴爾雅曰邕邕鳴聲和也陽魚騰躍奮翼振鱗子

日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鳥淑溲萑藎蔓草芳苓

無聲淑與寂音義同也字書曰萑藎草也丈充遠長懷寂溲

力毛長詩傳曰萑水草也女桑河柳素葉紫莖毛詩曰倚彼

女桑英桑也爾雅曰檉河柳也苗松豫章條上造天苗松未

郭璞曰令河旁赤莖小楊也梧桐并間極望成林賦注曰并

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梧桐并間極望成林賦注曰并

問搜衆芳芬鬱亂於五風道甲開山圖曰女媧沒大康

從容猗靡消息陽陰消滅也息生也林木茂盛隨風披

閉與陽迭開消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

息或為湏更也音孟子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夫哉孟子曰是

記曰上召子弟佐酒如淳漢書注曰今滋味雜陳肴糝錯

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杜連未詳也滋味雜陳肴糝錯

該王逸楚詞注練色娛目流聲悅耳爾雅曰流擇也於是

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激急風也結風回風亦

急風也楚地風氣既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皓樂此齊民

為節其樂從迅哀切也淮南子曰楊鄭衛之皓樂此齊民

所以淫泆流酒也許慎曰鄭衛新聲所出國也皓樂善倡也皓下或有齒字誤使先施徵舒陽文

段干吳娃問媵傳子之徒皆美女也先施即西施也戰國策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後宮

十妃皆衣縞紵食梁肉豈毛齋先施哉徵舒段干傳子皆未詳一曰左氏傳曰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

今納夏姬貪其色也史記曰夏姬徵舒母也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陽文楚之好人也吳娃已見

昭文孫卿子曰問媵子奢莫之媒常雜裾垂鬢目窺心與

司馬彪子虛賦注曰驕燕尾也窕當為挑史記切榆流波雜

杜若言引流波以自潔雜杜若以爲蒙清塵被蘭澤

雜芷若以滿之神女賦曰沐蘭澤含若芳嫵服而御尚書

朝服襲嫵服入御于君也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軫之輿乘牡駿之乘廣

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軫鄭玄曰如綦也尚書大傳曰未

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夏服已見子虛賦服即今步義

鳥曰拓樹枝長而勁鳥集之將飛拓起彈鳥游涉乎雲林周

馳乎蘭澤珥節乎江潭珥節字林曰潭水涯也掩青

蘋游清風方言曰奄息也呂氏春秋曰崑崙大陶陽氣

蕩春心薛君韓詩章句曰陶暢也青蘋似莎而大神農本草曰

心蕩也逐狡獸集輕禽言射而矢集於輕禽也左氏傳曰楚

巧勞而致無相御之恐虎豹憎鷺鳥爾雅曰逐馬鳴鑣魚

跨麋角逐馬跨馬度逐之馬鳴鑣鑿鳴於角也履游麋兔蹈

踐麋鹿汗流洙墜寃伏陵窘文曰窘迫也說無創而死者固

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李奇漢書注曰

而上幾滿大宅周書曰民有五氣喜氣內蓄雖

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鄭

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觀望之有圻墨燒田也言逐獸

而觀望之有圻圻圻也墨或為壘純粹牲犧獻之公門尚

父詩曰乃攘竊神祇之犧全牲孔安國曰色純曰牲天子

體完曰全應邵漢書注曰粹淳也毛萇曰獻新于公

曰善願復聞之

客曰未既傳曰既盡也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兕虎

並作莫闇貌也說文毅武孔猛袒裼身薄左氏傳曰致果

曰孔甚也毛詩曰袒裼暴虎毛萇曰袒白刃磴磴予戟交

錯莊子孔子曰白刃交前視死若生者烈士收獲掌功賞

賜金帛鄭玄周禮注掩蘋肆若為牧人席張揖上林賦注

肆陳也曰旨酒嘉肴羞包膾炙以御賓客毛詩曰旨酒思柔

方朔曰生肉為膾毛詩曰以御賓客也涌觸並起動心驚

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言游獵飲宴忠誠為之必不有悔

貞信之色形于金石毛鍾鼓之音夏而擊之則悲喜而擊

之則樂故志誠感之通于金石而况人乎哉高歌陳唱萬歲無數孔安國尚書傳曰數厭也

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強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

恐為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孔安國尚書傳曰與諸侯遠方交游十五日日月相望

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漢書廣陵國屬吳也至則未見濤之

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邱然足以駭矣邱然驚恐貌觀其所

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沔者爾雅曰駕陵也

杜預左氏傳注曰軼突也蒼頡篇曰擢抽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亂也古沒切溫汾轉之貌也爾雅曰灑沔也郭璞

曰謂摩切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也略智

也辭縷恍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老子曰恍兮忽兮其

貌忽兮恍兮倏兮儻兮儻卓異也儻儻兮浩瀆濳兮慌曠曠兮秉

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爾雅曰秉執也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

虹洞相連貌也莊子曰出於崖涘流攬無窮歸神日母周言

毛萇詩傳曰涘涯也虹胡洞切流攬無窮歸神日母周言

也春秋內事云日者陽德之母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

知其所止方言曰汨疾也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

言衆浪紛紜往而不迴流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

或錯繆俱往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莫離散謂精

名未詳於是澡槃冑中灑練五藏毛萇詩傳曰灑

發曙發夕至曙也澹澈手足類濯髮齒澹澈猶洗滌也

說文曰澹日明也呼潰也類切揄弃恬怠輸寫洪濁方言曰洪垢濁也勃顯切

沃狐疑發皇耳目楚詞曰心猶豫以狐疑謚法曰當是之明者曰皇也風賦曰發明耳目

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起蹙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廣雅曰偃曲也郁禹切淮南子曰遺蹙者履然蹙跛不能行也必亦切

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素問黃帝曰發蒙解惑未足以

論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言

似疾雷而聞百里一也江水逆流海水上潮言能令江水逆流上潮二也山出

雲日夜不止山內雲而日夜不止三也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小雅曰

說文曰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說文曰淋山

漂為沂聲類曰沂其少進也浩浩澶澶如素車白馬惟蓋之

張浩浩深廣之貌也澶澶高白之貌也惟或為幃音常幃幃也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

如三軍之騰裝高唐賦曰奔揚踊而相擊雲興聲之需其

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

白以蛟龍若馬而駕之其數六也淮南子曰昔馮遲太白

純馳浩蜺前後駱驛賈逵國語注曰純專也浩蜺即素蜺也

顛顛印印楛楛彊彊莘莘將將顯顯印印波高貌也楛楛

疆渠章切莘莘多貌也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陰符

不可當軋塊無垠貌也盤謂盤觀其兩傍則滂渤佛鬱閭

漠感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律當為律突怒而無畏

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說文曰隈水曲也上林賦曰觸窮石激堆崎郭璞曰

沙堆也都迴切追亦堆字今為追古字假借之也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

津涯菱軫谷分或圍蓋地名也方言涯如轉而谷似裂也一本無菱字許慎曰涯如草轉也

淮南子注曰軫轉也迴翔青箴銜枚檀栢青箴檀栢蓋並地名也迴翔水

復流也銜枚水無聲也周禮曰銜枚氏鄭弭節伍子之山玄曰止言語譏也枚大如箸橫銜之也

通厲骨母之場弭節已見上文史記曰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吳人立祠於江上因名胥母山王逸

楚辭注曰高厲遠行也越絕書曰闔廬且凌赤岸攀扶桑食鮒山畫游於胥母疑骨母字之誤也

橫奔似雷行之赤岸蓋地名也曹子建表曰南至赤岸山謙

而此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然並以赤岸在廣陵

扶曰湯谷上有扶木者誠奮厥武如振如怒王奮厥武曰

武如震如怒毛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沌沌渾渾狀如奔馬

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越絕書曰王捐子胥於大江胡本士之勢乃有遠鄙發憤馳騰氣若奔馬沌沌徒本切渾胡本

切混混沌沌聲如雷鼓混混沌沌波浪之聲也越絕書越

本切發怒塵沓清升踰趾言初發怒礙止而涌沸少

曰座礙止也座竹栗切座或為底古字也杜預注曰趾超底平也碑蒼曰沓釜沸出者徒沓切如渾漢書注曰趾超

喻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楚辭曰陽侯大波也藉藉

蓋地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高唐賦曰飛鳥未及發紛

紛翼翼波涌雲亂廣雅曰翼翼壯健兒也毛萇蕩取南山背擊

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言水之勢既蕩南山又擊北岸

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合戰決勝乃罷

流灑流灑瀾必瀾波相撲也汨密汨水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

倒偃側沈沈沈沈澗澗薄伏連延沈沈澗澗魚鼈顛倒之貌也

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踏為洞閣悽愴焉郭璞

太子曰僕病未能也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強起觀之乎

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畧者孔安國論語注曰

若莊周魏牟揚朱墨翟便蚘詹何之倫呂氏春秋

詹何詹何身在海之上心居魏關之下高誘曰子牟謂

公也詹子古得道者也淮南子曰雖有鉤鉞子牟謂

時人宋玉集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七畧曰增

文雖殊其一也然三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

而筭之萬不失一漢書張良曰臣借前箸以筭之音義曰

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此

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換手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恣然

汗出霍然病已出恣乃顯切霍疾貌也

七啓八首并序

曹子建

昔枚乘作七發傳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

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去微幽玄精微也山海經曰大荒

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

入是謂大荒
野中
飛過離俗澄神定靈
九師道訓曰遊而能飛

豹背世離俗
輕綠傲貴與物無營
莊子曰夫輕爵祿人者

身也蔡邕釋論曰安
耽虛好靜羨此末生
列子曰莫如靜

也得獨馳思於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
舞賦曰獨馳思

其居
韓簡曰物生
於是鏡機子聞而特往說焉
鏡機鏡照

野之駟乘追風之輿
超野追風
經迥漠出幽墟入乎泱泱

之野遂屆玄微子之所居
子虛賦曰過
其居也左激水右

高岑
子虛賦曰其西則激水推移
背洞溪對芳林冠皮弁

被文裘
儀禮曰皮弁服素積鄭玄曰皮弁者白
出山岫之

潛穴倚峻崖而嬉遊
爾雅曰山
志飄飄焉峴峴焉似若狹

六合而隘九州
山海經曰地之所
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羽去

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巖而立
毛詩曰南

頃風而稱曰
崆峒之上故往見之黃帝

行而進予聞君子不邀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勳
周

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美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

紀經
韓子曰精神日耗蒼頡篇曰耗消也史記耗呼到切

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
言像因形生響隨聲

圖象而無形豈有得哉
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響之應聲

聲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
論語子曰玄微子俯而應

之曰諱有是言乎鄭玄禮記注曰諱怒恨之聲也夫太極

之初渾沌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漢書曰太極元氣初為

一後為天地人也春秋說題辭曰元清氣以為天渾沌無

形體宋均曰言元氣之初如此也渾沌未分也言氣在易

為元在老為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必終也曰形芒芒元氣

道義不殊也誰知其終春秋命曆序曰元氣名穢我身位累我躬

正則天地八卦學也名穢我身位累我躬莊子曰行

名失已非士也又魏文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

侯曰夫魏真為我累耳假靈龜以託喻寧掉

思玄賦曰慕古人之真節毛詩序曰遺餘也假靈龜以託喻寧掉

有堯之遺風如渾漢書注曰遺餘也假靈龜以託喻寧掉

尾於塗中莊子曰楚王使大夫往聘莊子曰吾聞楚

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

乎二大夫曰寧生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

也中

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

而激神况近在乎人情僕將為吾子說游觀之至娛演聲

色之妖靡羽獵賦曰游觀侈靡爾雅曰演廣也尚書仲虺

也滿朝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玄微子曰

吾子整身倦世倦世倦於世也探隱極沉爾雅曰探取也難

出溺為極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尚

大傳曰天下諸侯受命鏡機子曰芳菰精粹霜蓄露葵張揖上林賦注曰彫菰米

為臣炊彫胡之飯說文曰糲禾別名糲與糲古字通薄懈

切毛詩曰我行其野言采其蕝鄭玄曰蕝牛蕝遂與蓄音

義同也東玉諷賦曰玄熊素膚肥豢膿肌鄭玄周禮注曰

為臣黃露葵之羹也玄熊素膚肥豢膿肌鄭玄周禮注曰豢

肥

龍貌也女蟬翼之割剖織析微
曰蟬翼言薄也楚辭
累如疊殺

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鷄斤鷄珠翠之珍見鷄已

都賦在子曰鵬傳扶搖而上斥鷃笑之曰彼奚適也許慎淮

南子注曰鷄雀飛不過一尺言劣弱也斥與尺古字通珠

翠珠柱也南方異物記曰寒芳苓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

寒今肝肉也蓋鐵論曰煎魚切肝羊淹鷄寒劉熙釋名曰

韓雞本出韓國所為寒與韓同史記曰有神龜在江南嘉

林中常巢於芳蓮之上苓與蓮同西海飛鱗即文鯨也山

海經曰泰器之山濩水出馬是多鯨魚常行西海而游於

東海夜臞江東之潛鼉臞乃漢南之鳴鶉說文曰臞由羸也

飛而行子充禮記曰醴以芳酸甘和既醉醴也禮記曰醴

也尚書曰金曰紫蘭丹椒施和必節禮斗威儀曰君乘

也尚書曰金曰紫蘭丹椒施和必節禮斗威儀曰君乘

也尚書曰金曰紫蘭丹椒施和必節禮斗威儀曰君乘

也尚書曰金曰紫蘭丹椒施和必節禮斗威儀曰君乘

也尚書曰金曰紫蘭丹椒施和必節禮斗威儀曰君乘

也尚書曰金曰紫蘭丹椒施和必節禮斗威儀曰君乘

也尚書曰金曰紫蘭丹椒施和必節禮斗威儀曰君乘

也尚書曰金曰紫蘭丹椒施和必節禮斗威儀曰君乘

蘭常生鄭玄曰主給調和也張滋味既殊遺芳射越賦上林

衡七辯曰芳以薑椒拂以木蘭滋味既殊遺芳射越賦上林

衆香發越郭璞也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毛詩曰為此春

曰香氣射散也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毛詩曰為此春

曰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也縹綠色而微白也博

物志曰杜康作酒戰國策曰梁王請為魯君舉觴魯君曰

昔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應化則變感氣而成南

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乃絕肯酒應化則變感氣而成

子曰物類之相應故東風至而酒沉溢高誘曰東風木

也木味酸入酒故酢而沉者沸蓋非類相感也春秋說題

辭曰黍為酒陽接陰乃能動故以麥黍為酒宋襄曰麥

陰也先漬麴黍後入故曰陽接陰相得而沸是其動也彈

徵則苦發即宮則甘生禮記曰中央土其音宮其味甘其苦

於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釋名曰酒

蟻在上汎汎然漢書曰田延年謂霍光可以神可以娛

今羣臣鼎沸上林賦曰酷烈淑郁也可以神可以娛

曰精神人之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

曰精神人之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

曰精神人之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

予其藜藿未暇此食也藜藿之類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絕書曰孔子從弟子七

采也甲帶步光之劍藻文飾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國語曰奉

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

楚人和氏得璞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

於楚山之中也聖善得賢臣頌曰巧冶鑄干將之璞陸刺犀革戰國策

漸漬蘇秦說韓王曰韓卒之劍陸斷牛馬水擊鴻鴈廣雅曰

也漸漬九旒之冕散耀垂文劉梁七舉曰弁師掌王之冕散耀垂

侯纁九就鄭玄曰就成也每纁九成則九華組之纓從風

紛紜禮記曰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說文曰佩則結綠

懸黎寶之妙微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符采照爛

流景揚輝劉淵林蜀都賦注曰符采王黼黻之服紗縠之

裳孔安國尚書傳曰江充衣紗縠單衣也金華之鳥動趾遺

光言以金華飾鳥故動足而有飾光也劉欣期交繁飾象

差微鮮若霜緄佩綢繆或彫或錯說文曰緄織成薰以幽

若沅芳肆布猶蘭曰幽蘭也擬古詩曰屢見流芳歇毛萇

肆陳也曰雍容閑步周旋馳燿左氏傳晉公子謂楚子曰晉

楚治兵若不獲命南威為之解頰西施為之巧笑戰國策

則與君周旋也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

而笑西施已見上文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

玄微子曰子好毛褐未暇此服也鄭玄毛詩箋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子虛賦曰終日

又曰游獵之地饒樂若此僕將為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

者乎歸田賦曰聊以娛情玉輅之繁纓馬有龍稱而雲從龍故曰雲龍也周禮曰凡

樊讀如擊謂今之馬大帶也纓今馬鞅繁與鞞古字通垂宛虹之長綏抗招徕之華

於楚辭曰綏當為綏建維虹之綵旄禮記曰天子綏則下夫綏鄭

繕其怒鄭玄曰繕讀為勁畫招搖星捷忘歸之矢東繁弱

於其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也之弓儀禮曰司射措三挾一

忽躡景而輕騫逸奔驥而超遺風景曰景也躡之言疾也

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高誘於是礮填谷塞榛數平夷緣山

置置彌野張罟鄭玄周禮注下無滿跡上無逸飛鳥集獸

此然後會圖廣雅曰獠徒雲布武騎霧散韓文曰獠獵也

動羽獵賦曰武騎肆皇丹旗耀野戈父皓肝野都賦曰

封禪書曰雲布霧散文狐拏狡兔禮斗威儀曰其君乘土而王南海輪以文狐

文狐拏狡兔史記李斯曰牽黃犬逐狡兔方言曰掩覆也

捎鷗鷄拂振鷺鷗鷄振鷺皆鳥之名當軌見藉值足遇踐西京賦曰

足不及騰西京賦曰鳥不得發動觸飛鋒舉挂輕魯西都廣曰

獸駭值鋒魯亦罔也班固漢書序搜林索險探薄窮阻廣

曰鷹隼未擊魯戈不施於蹊隧也搜林索險探薄窮阻雅

生曰草薶騰山赴壑風厲焱舉古詩曰涼風率已厲楚辭曰

去疾貌說文機不虛發中必飲羽孔安國尚書傳曰機弩

發中必決昔呂氏春秋曰養由基射兕於是人稠網密地

逼勢為月哮闕之獸張牙奮鬚鼠毛詩曰進厥虎臣闕虎怒也哮

與虺志在觸突猛氣不懼情已見乃使北宮東郭之疇孟

捷於市朝趙岐曰北宮姓黜名也呂氏春秋曰齊有好勇

者一人居東郭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

也獸生抽豹尾分裂犴有爾雅曰形不抗手骨不隱拳

禦也服虔漢書注瑾切批熊碎掌拉虎摧斑熊掌亦我所欲也

賦曰虎文也上林野無毛類林無羽群積獸如陵飛翮成雲

左曰駭賦古駭字杜預頓網縱網罷獠迴邁頓猶捨也說

駮齊驤揚鑿飛沫南都賦曰驤驤齊鑿舞賦俯倚金較仰

撫翠蓋西京賦曰戴翠冕倚金較說文曰較雍容暇豫娛

志方外國語優施曰我教汝暇豫之事君常昭曰此羽獵

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高唐賦曰玄微子曰予樂恬

靜未暇觀也

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皓肝李充高安館銘曰增臺顯

好自傷賦曰仰視兮雲屋雙涕下兮橫流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基若

言極高也毛萇詩傳曰崇立也毛詩曰彤軒紫柱文

棖華梁劉梁七舉曰丹墀綺井含葩金墀玉箱金墀猶金

賦曰前殿夏結漂而含霜也華閣緣雲飛陞陵虛賦靈光殿

揭孽綠頰眺流星仰觀八隅魯靈光殿賦曰中生垂升龍

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崔駰七依曰升龍於天者雲也

日豐其屋繁巧神性變名異形班輪無所措其斧斤離婁

為之失睛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臣師也般若之族多技

也蓋黃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然光素

水盈沼叢木成林楚辭曰含素飛翻陵高鱗甲隱深於是

逍遙暇豫忽若忘歸楚辭曰觀者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

機莊子曰任子為大鈞巨緇五十猶以為餌躡會稽投竿

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吳越春秋曰越王欲伐吳范

蠡進善射者陳音越王問其射所起焉音曰黃帝作弓以

備四方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蒙傳楚

琴氏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三侯麋侯翼侯魏侯也芳餌

沈水輕繳弋飛吳越春秋大夫種曰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

之靈龜賈誼弔屈原曰然後采菱華擢水蘋發芙蓉菱華

也許慎淮南子注曰擢引弄珠戲鮫人楊雄蜀都賦曰

也吳都賦注曰諷漢廣之所詠覲游女於水濱韓詩序曰

也詩曰漢有游女謂漢神也耀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織羅

也毛詩曰宛在水中央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廣雅

也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楚辭曰君誰

我心愁楚辭紉秋蘭兮為佩玉逸注曰脩飾也毛詩曰燕

也美人之在雲端天路隔無期佩蘭蕙兮為誰脩宴婉絕兮

也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子耽

巖穴未暇居此也巖穴隱者所居黃石公記曰主聘巖穴事乃得實也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道遥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

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漢書曰傳昭儀少為才人常昭揚

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之

子聽之不若延靈以和爾乃御文軒臨洞庭軒殿畫飾也

洞庭廣庭也乃子曰文軒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莊子曰

也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也新語曰高臺百仞文軒彫窻

琴瑟交揮左篪右笙廣雅曰揮動也毛鍾鼓俱振簫管

齊鳴廣雅曰振動也毛然後姣人乃被文毅之華桂振

綺之飄飄毛詩曰倏人僚子劉熙釋戴金搖之熠燿揚翠

羽之雙翹宋玉諷賦曰趙飛鸞為皇后其步搖來排臣戶西

毛萇詩傳曰熠燿鮮明也司馬彪續漢書曰楚辭注曰翹羽

先為花勝上為鳳皇以翡翠為毛羽王逸楚辭注曰翹羽

也名揮流芳耀飛文韓康伯周易歷盤鼓煥續紛張衡舞賦

以駢長裾隨風悲歌入雲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

也躡捷若飛蹈虛遠蹠廣雅曰趨趨行也今為躡古凌躍

超驤蜿蟬揮霍楚辭曰跳丸超驤推阿西京翔尔鴻翥激然鳧

沒爾雅曰翥舉也灑灑切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西京

紛縱躡而迅赴不逮言疾飛聲激塵依遠厲響興善欲者

魯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依遠猶才捷若神形難為象賦

曰不可為象也於是為歡未溲白日西頽東都賦曰士怒

散樂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鈿華落收

亂髮兮拂蘭澤鈔華已見洛神賦形婚服兮揚幽若說文

南楚之外謂好紅顏宜笑睇眇流光楚辭曰既含睇兮又

貌時與吾子携手同行毛詩曰惠而好踐飛除即闌房司

虎上林賦注華燭爛幄幙張秦嘉贈婦詩曰飄飄帷帳

曰除樓陛也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為歡未央九秋之夕言其爽也古

行蘇武詩曰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後我而游之乎玄微子

曰子願清虛未暇此游也

鏡機子曰子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我烈士其危軀以成

仁張衡應問曰貫高以端辭顯義論是以雄俊之徒交黨

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遊身西京賦曰輕死重氣結賞連群

也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史託燕太子丹

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光曰諾退見荆軻曰吾聞

長者為行不使人疑已今太子疑光非節使也欲白殺以

激荆卿遂白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左氏傳曰殺敵為果致

到公叔未詳威偁萬乘華夏稱雄漢書

不肖軀且當猛虎起步春秋元命苞威偁萬乘華夏稱雄

曰猛虎肅而谷風起類相動也辭未及絡而玄微子曰

善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

之傳乃上古之後公子也田文孟嘗也皆飛仁揚義騰躍

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莊子曰乘物以游心又曰應物

辭曰放志游凌轢諸侯驅馳當世呂氏春秋曰凌轢諸侯說文曰轢車所踐也揮

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說文曰揮奮也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

下貫九野劉邵趙郡賦曰煦氣成虹蜺揮袖起風塵文與此同未詳其本也吾子若當此之時

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願焉爾雅曰然方於大

道有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謂魏太祖孔安國同量乾

坤等曜日月乾坤天地也張超左父頌玄化參神與靈合

契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治矣黔首用寧漢書五被說

地剖靈符天合神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震乎無外國語曰少昊之

昭曰九黎黎民九人尚書帝曰禹惟時有苗威率汝祖征

孔安國曰三苗之民數干王誅崔駰七依曰仁臻於行常

惠及乎黎苗四子講德論曰威起隆平於殷周踵義皇而

齊泰東都賦曰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顯朝惟清

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班固漢書文紀述曰我德

萬物生光輝也日陽春布德澤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之民許由

也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

而洗耳毛詩曰隋山喬岳也巢居巢父也皇甫謐逸士傳

為巢父者堯時隱人號曰巢父也是以俊父來仕觀國之

光尚書曰俊父在官國語曰秦后來仕常昭曰舉不遺才

進各異方左氏傳曰楚子囊曰晉君舉不失讚典禮於辟

雍講文德於明堂左氏傳曰隋武子曰典禮不易尚書曰

國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流俗已見上華說已見

人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散樂移風國富民康鮮朝曰

樂風以詩書禮記曰樂行移風易俗天下皆神應休臻屢

寧春秋說題辭曰盡精竭思國富民康也

獲嘉祥尚書曰休徵東京賦曰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

而舒光禮記威儀曰其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時則其露

有潤史記曰天精明時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

出於有道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禮記威儀曰其君

之國也文而見神女賦曰婉若游龍周易曰潛龍勿用又曰或躍

在淵樂汁圖徵曰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凰至廣雅曰

聆聽也毛詩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漢書宣帝曰

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東然主上猶以沈恩之未廣懼聲教

之未厲漢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湛恩惠汪采英奇於

不陋宣皇明於巖穴邊讓章華賦曰舉英奇於不陋尚

已燭幽巖穴此甯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

淮南子曰甯戚商歌車下而相公慨然而誤秋猶時也史

記朱亥謂魏公子曰此是効命之秋也尚書中候曰王至

礎漢之水呂尚釣之厓下趨拜尚父變名曰望毛詩吾子為

大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

也孔安國尚書傳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韓哉言乎近

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祇攬予心杜預左氏傳注曰

攬我心梁祇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莅國史記曰漢興已來受

卷之十四

十三

輕若飛

劉梁七舉曰先生昭

願反初服後子而歸

楚辭曰

以離尤退將復脩吾初服公羊傳楚莊王謂司馬子反曰吾亦從子而歸

文選卷第三十四



